

#10

421242

10
421242

新社會之

哲學的基礎

★

K.KORSCH 著

彭嘉生 譯

C.W.P.

上海南強書局印行



1929

月 五 年 四 世 國 民
贈 送 文 仲 罕
館 書 圖 平 北 立 國

新社會之哲學的基礎

德國 Karl Korsch 著

彭 嘉 生 譯



上 海
南 強 書 局 版

1929

內容目次

1. 哲學史上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哲學的見解及資產階級哲學家底見解——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補充者——資產階級哲學史家之狹量——“哲學在思惟中把握時代”。

2. 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進化階段

馬克思昂格斯想將哲學一般與伏赫變——哲學與國家論的併行關係——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三

大進化期——第一期——第二期——俗惡的馬克思主義——第三期——哲學問題的復活。

3. 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哲學

俗惡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態度——馬克思昂格斯底態度——辯證法的唯物論——經濟主義的錯誤——意識形態的實在性。

4. 理論鬭爭底意義

社會的意識形態與觀念形態——在全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中的經濟學批判之地位——黑格爾的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辯證法——結論。

新社會之哲學的基礎

(註 一)

“我們非組織從黑格爾辯證法之系統的且唯
物論的見地所引導的研究不可”

伊里幾(一九二二)



(註一)這篇論文是大著“關於唯物的辯證法之問題的歷史的論理的研究”的最初的一節。

—

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係怎樣這個問題，理論地同樣實際地，是不是包含重要的意義？這樣的主張，在資產階級學者間固然沒有看到，就是在馬克思主義者間也差不多一直到最近還找不着。哲學的教授們不過將馬克思主義看做在十九世紀哲學史全體中的極粗略的“黑格爾學派的分裂”這一章的附帶的一節。雖然動機完全不一樣，馬克思主義者也一般地不以他們理論底“哲學的方面”為重要。可是，馬克思昂格斯自身已經不只一次用非

常誇耀的口吻指出了德意志的勞動者運動在科學的社會主義中承繼了德意志的古典哲學這個歷史的事實。(註二)但是雖然是這樣，他們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說科學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本來就形成一種“哲學”。不，他們以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底任務是在在形式上同樣在內容上，終極地把一切的哲學一般克服及“奧伏赫變”，不只是從來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唯心哲學。這樣的克服和奧伏赫變，照馬克思昂格斯的本來的見解，成立在那點？是否應該成立？這樣的問題雖然有詳細說明的必要，暫把牠留在後面。現在我們只須指出後世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以為在這些問題中可以成為問題的都沒有存在這個歷史的事實。最能表示他們處理哲學問題的方法之特質的是昂格斯關於費爾巴哈對於黑格爾哲學的態度所說的話。他說費爾巴哈將黑格爾哲學“隨便地對付了”。後世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表面上裝做很能遵從馬克思昂格斯所指示的道路，實際上也同費爾巴哈一樣，不但是黑格爾的哲學，將一切的哲學都隨便地處理着。

譬如梅林 (Frauz Mehing) 說：“始祖 (馬克思昂格斯) 的不滅的業績底前提是對於一切哲學這個頭腦的織物的訣別”，我自己也承認這個訣別。可以說是比誰都更深邃地研究了馬克思昂格斯底哲學的發端這個人底這句話是肯切地表現了普及於第二國際 (一八八九——一九一四) 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間的對於“哲學”問題的同盟罷工。本來不是狹義的哲學，而只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底認識批判的或方法論的一般基礎的這樣的問題之研究，在當時的典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看來，至多不過是時間與勞力的浪費。

(註二) 這是昂格斯著的“費爾巴哈與德意志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的有名的結句。又馬克思昂格斯的生涯中一切時期的著作差不多全部都說着同樣意思的話。

所以在當時 資產階級的科學與馬克思主義科學間的差異在一切的方面都非常顯著。可是在一點上，這兩極端的科學間成立了表面上的一致。即資產階級的哲學教授們以為馬克思主義並沒有

獨自的哲學的內容，於是各自辯護其立場，且妄自以爲這樣就攻擊了馬克思主義。反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也同樣地以爲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與哲學沒有任何關係，於是也各自辯護其立場，且妄信以爲這樣就擁護了馬克思主義。而最後又從同一的理論的根本見地發生了第三種的傾向。這是從那個全時代看來都是唯一的比較深入地研究了社會主義之哲學的方面的一派。即是“哲學化了的”社會主義者底種種的亞流。他們以爲用普遍的文化哲學觀，或康德，狄慈根（Dietzgen），馬哈（Mach）及其他的哲學來“完成”馬克思主義的體系是他們的任務。他們以爲馬克思主義的體系，若從哲學的方面看來，當非補充不可。所以他們大言着映到他們眼裏的馬克思主義獨自地看來尚缺少哲學的內容。（註三）

（註三）他們以爲這點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缺陷，而不認爲是從哲學進化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底特徵。這樣，在資產階級的科學與無產階級的科學間的論爭上，根本地還是站在資

產階級的見地，而且只是從這個立場所導來的必然的結論却又極力地想逃避。但是一九一四年以來的戰爭及危機的結果，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問題的以上的逃避已經成爲不可能，於是在這裏：這個哲學化了的社會主義底遊戲的一切便明白地曝露了牠現實的本性。這樣，同柏恩斯坦及柯以根這樣的反馬克思主義者及非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多數哲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康德式的，狄茲根式的及馬哈式的）也在言論及行動上證明了他們不但是關於哲學，就在政治的理論及實踐底必然關係上都還現實地完全沒有脫離資產階級的立場。—— 康德式的馬克思主義無疑地是資產階級的改良的性質，所以也沒有舉例來說明的必要。馬哈式的馬克思主義使牠的尊奉者必然地進行的路程（他們中的大部分已經在進行着），關於這點，一九〇八年伊里幾在他的經驗批判論的論戰中已經明白地說明了。狄茲根式的馬克思主義也經歷前者一樣的路

程而且多少已接近了這個目標，這事在他的兒子狄慈根的小冊子（一九二三年）中明白地證明了。

關於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係的這樣純然否定的見解——我們已經敘述了資產階級學者與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間的表面上的一致——是起因於他們兩方面都沒有深刻地完全地把握了歷史的和論理的事實。這事在現在是很容易指摘出來。但是使他們到達這樣的結論的條件，兩方面都各自非常不同，所以我們想把牠個別地來研究。因這樣，我們可以知道雖然兩者的動機是非常不同，而支配他們的一聯的原因在一個重要的地方是一致。即在十九世紀後半期資·產·階·級·學·者·們的中間，黑格爾完全被忘却了，同時，在黑格爾時代為哲學與科學全體底活生生的原理的那個哲學與實在性，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之“辯證法的”考察也全然消形滅跡了。完全與這個一樣，他方面，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也完全忘却了辯證法的原理之本來的意義。——使四十年代的兩個青年黑格爾派

程，而且多馬克思和昂格斯充分意識地背叛黑格爾而從“德意志唯心哲學”轉變到歷史的社會的進化之“唯物的”解釋的那個辯證法的原理。

我們先來簡單地說明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及歷史家漸次與哲學思想史之辯證法的解釋離開，而結果不能適切地把握和究明十九世紀哲學思想底全發展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之獨自的本質及其意義的理由。

人們或者會說，他們之所以輕視和曲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有許多明白的原因，因而我們沒有從辯證法的忘却來說明（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他們的態度。而實際上，關於馬克思主義受了繼母的虐待這事——因而同樣地，像施特勞斯（Strauss），包埃爾（Bruno Bauer）及費爾巴哈這樣的資產階級的“無神論者”或“唯物論者”所早嘗過的虐待——我們便不可看過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哲學史的敘述中，一個意識的階級本能演了一定的脚色這個明顯的事實。但是，通常一個階級底哲學的代表與他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

以上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被忽視。

馬克思在他比較詳細地將這關係敘述了的‘布魯墨爾十八日’中所說的一樣，整個的階級從牠“物質的基礎”創造及構成“獨特的諸種感情，想像，思惟方法及人生觀等底全“上部構造”。而該階級的哲學這個東西，為與“物質的經濟的基礎”特別地遠離的部分，在內容的要素上，結局又在形式的要素上，是屬於所謂“為階級所規定的”上部構造。所以資產階級哲學史家對於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形態完全無理解這事，如果真實地想馬克思的所謂“唯物論地，因而科學地”來理解，則只是直接地，從牠的“現世的核心”（階級意識，終局地”橫互其背後的經濟關係）來說明是不能滿足的。不，這種完全沒前提地，主觀地想究明“純粹”真理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或歷史家為什麼必然地不得不將馬克思主義所包藏的哲學之本質看過？又為什麼不得不將牠來曲解？我們有使得我們理會這些理由的媒介一個一個詳細地指摘的必要。而這些媒介中最重要的是下列的事實。即，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資產階級的哲學總體，尤其是哲學史為歷

史的社會的情狀所逼促而放棄了黑格爾哲學及辯證法的方法，回到了完全不能將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樣的事象“哲學地”處理這樣的哲學的及哲學史的研究方法。

資產階級的著述家間通常盛行的關於十九世紀哲學史的解釋是發生了一個鴻溝，這個鴻溝不是完全沒有渡過的方法，便是人工地技巧地硬架上一重橋。這些歷史家們將哲學思想的發展完全觀念論地而且是用完全靠不住的非辯證法的方法看做純粹“理念史的道程”，可是我們完全不懂他們如何找出下列事實的合理的說明。這個事實是：黑格爾哲學在三十年代是非常旺盛，以致縱使是最激烈的反對論者（如叔本華，黑爾巴爾特）也不能脫出其強大的思想的影響，可是一到了五十年代，已經在德國找不出一個牠的遵奉者，後來不久便一般地不能理解了。實際上大多數的人並不想將這事實來解釋，而只是滿足於下列的馬馬虎虎的見解，即：即在內容上非常有意義，在形式上也對於今日的概念過於太高的水平線上的一切

論爭——黑格爾死後，他的學派的種種傾向間（右派，中間派的傾向，尤其是施特勞斯，包威爾，費爾巴哈，馬克思及昂格斯等的左派傾向）的長期的論爭——這樣的論爭，他們把牠放在“黑格爾學派的分裂”這個乾燥無味純然否定的概念下而記入於年代史中，且哲學運動的一個新時期——與任何既存的傾向似乎都沒有直接的關係——因為要從七十年代的“復歸到康德”（Helmholtz, Zeller, Lieffmaun, Lange）開始，便將這個新時期視為這個時期的終結而記載。

惱着這種哲學史的三大狹量中，已經有兩個為現在還多少立腳於純粹“理念史的立場”的批判的修正所解放。即現代兩三個比較更深刻的哲學史家，特別是狄爾泰（Dilthey）及其學徒，的確是顯著地擴大了通俗的哲學史敘述之偏狹的眼界。但是第三個狹量已經不是從純粹理念史的立場所能克服的性質。因而在資產階級的哲學史上原則上還沒有克服。

十九世紀後半期資產階級哲學史底這樣三個

狹量中，第一個可以叫做“高蹈哲學的”狹量。即哲學的觀念論者們完全看過了一個哲學的理念的內容不僅在種種哲學裏，同樣地在實證科學及社會的實踐中也能存續這個事實。第二個狹量特別對於前世紀後半期的德意志哲學教授們是典型的，而這是一種“地方的”狹量。即善良的德意志人沒視了在德意志國境外也有“哲學家”存在，因而在德意志數十年前已經就說是死滅了的黑格爾的體系，這時候在其餘的幾個國裏，不只是唯物的內容，就是體系和方法也不絕地在起作用，善良的德意志人完全看過了這個事實。妨害了哲學的眼界的這兩個狹量在哲學的發展之最近數十年間原則地已經克服了。反之，哲學的認識底第三個狹量因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及哲學史家一般地是不能克服的。因為要這樣，“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及哲學史家們就有放棄形成他們哲學的科學總體之最本質的 Apriori 的那個資產階級的立場的必要。十九世紀的哲學發展底外觀上好像是純粹“觀念史的”過程，可是在其本質的內容上，這個過程一定要與資

產階級社會底現實的歷史的總發展相聯結才能真實地理解。——而在像今日這樣階段的資產階級哲學史，沒有現實的前提且以無意味的論究來把握這樣的聯結，已經是不可能。

這樣，與黑格爾以後的哲學思想之發展一樣，在他以前的哲學思想之發達階段，即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哲學的發展，若當作純“理念史的”道程來看，也已決不能理解。想在本質的及完全的意義上來理解通常史書中所謂“德意志觀念論”的時代這個重大時期中的哲學思想底發展，如果把對於哲學發展的全內容及總過程是最本質的那個重要的聯結，即這個時期的“思惟運動”與同時代的“革命運動”相聯繫的聯結完全看過了，或者只是在皮面的追憶來觀看這個聯結，則這些一切的企圖都會挫折。德意志觀念論所完成的“歸結”，即包括黑格爾體系及其後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黑格爾諸派間的論爭的所謂“德意志觀念論”的全時期，對於這個，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及其他的著書中論究彼直接的先驅者（康德，費希特，薛林）的哲學之

本質的文句是最適合妥當的。即，在這個全時期即他們哲學底現實的歷史的運動中極革命的這個時期的哲學之體系中，“與在思惟的形式中一樣，原則地包藏着且表現着革命”。黑格爾的這句話底意思並不是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史家所好稱為思想革命這回事，即不是與現實的鬭爭這個粗暴的世界離開而在書齋這個純真的世界裏清靜地所演的事件。不，資產階級社會在其革命期所產生的這個偉大的思想家是以“思惟形式的革命”視為現實界裏革命底社會的總行程之現實的構成部分來觀察了的。

這是他的詳盡的論述所明白地告訴我們的。他說：“參加了世界史中的這樣的偉大的時期的——把握這個內的本質的是歷史哲學——只有兩個民族，即德意志人與法蘭西人。他們雖然是極端的相反，或者正因為他們是這樣的相反，他們才能夠這樣做了。其他的國民內部地決沒有參加，自然，政治地，政府和民族都包蔽過了。這個理論在德意志爆發為思惟，精神，概念，在法蘭西爆發於實

在性中。反之，在德意志，從實在性中所發生的東西倒似乎是一個外的情勢底暴力性及反動”。（註四）後來他論及康德哲學時回到與這個同樣的思想。“盧梭早就以自由為絕對的，康德將同一的原理更多從理論的方面絕對化。法蘭西人從意志方面把握這個原理，為什麼？因為像俗語所說‘法蘭西人將頭接近帽子’。法蘭西這個字有實在性及成就這樣的意思。因而人這個字實踐地變為實在性了。但是自由自身無論如何是具體的，在這裏還依然是抽象體而變為實在性，而使抽象體妥適於實在性是等於抽象體來破壞實在性。自由的狂信到了國民的手中而變為可害怕的東西了。在德意志，同樣的原理喚起了自己意識的興味，但這只是在理論上的事。我們的騷亂常在頭腦之中及頭腦之上，而這時候德意志的頭腦常極靜地戴着寢帽，只不過在其中使頭腦活動着罷了。——康德在一七二四年生於在 Königsberg”。在黑格爾的這些話中，的確是表現着現在才能理解世界歷史中這個重大時期的內的本質的那個原理，即哲學與實在性的辯證

法的關係。正因為有這個關係，像黑格爾在別的地方一般地所表現的一樣，種種的哲學才不能是“在思惟中把握時代”以外的任何東西。而且，如果這個關係在理解社會生活發展的一個革命時期中的思惟的發展上是適當的，那這個在理解哲學的思惟之發展上也完全是不可缺的罷。這樣，因必然的偉力所賦與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哲學及哲學史的研究之進展上的運命正存於此點。因為這個運命，這個階級在十九世紀中葉在社會的實踐上不復為革命的階級，從這瞬間起，便因內部的必然性就是在思惟上也失去了在現實的意義上把握理念之歷史的發達與現實之歷史的發達間的辯證法的聯結，尤其是哲學與革命間的辯證法的聯結的能力。因而在十九世紀中葉，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社會的實踐上事實上所表示的現實的凋落與終止不得不在哲學的運動之外觀上的凋落與終止表示其觀念的表現。關於這個，資產階級的哲學史家們到現在還在向我們說明。Überweg-Heinze 在其著述中關於十九世紀中葉哲學一般的論述是證明這事

的典型。即當時的哲學在“一般的倦怠之狀態”，而“對於文化生活更失去了牠的影響”照。Überweg 講，這個可憐的現象結局是基於“心理上之根本的急變傾向”，“一切外的要素”只不過有“副次的”作用。著明的資產階級哲學史家將這個“心理上的急變傾向”的本質這樣地說明着：

“人們對於形而上的思辨及人生觀之高蹈的唯心論已感到了倦怠，而要求更實體的精神上的營養。”反之，從另一個立場看來，上述的全發展呈現着完全不同的，且視為理念史是更完全的姿態。這另一個立場即是從來資產階級哲學完全忘記了的辯證法的把握只在未發展的還不是完全意識的形態中——在這個形態上黑格爾應用了辯證法的把握（因而黑格爾底唯心的辯證法是馬克思底唯物物的辯證法是對立的）——再來採用，而在觀察十九世紀哲學史的發展上合理地應用了立場。從這樣的立場看來，四十年代所生起的不是思想界的革命運動底掃蕩及終局的停止，而是這樣革命運動底深刻的更重要的變化。德意志古典哲學並不

是告了終止，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之觀念的表現這個古典哲學推移而變為新的科學，即現在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一般的表現而踏進理念史的進化的舞台的科學。即推移到了四十年代才為馬克思昂格斯所定式化基礎化了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資產階級哲學史家一直到最近都看過了德意志觀念論與馬克思主義間的這個必然的及本質的聯結，或者是不完全地且歪曲地把握着及說明着。我們如要正當地且完全地理解這個聯結，則我們須放棄今日資產階級哲學史家的凡俗的抽象的觀念的思惟方法，而移到單純的（黑格爾的及馬克思的）辯證法的見地就夠了。這樣，我們不但一舉而可以理會德意志的觀念哲學與馬克思主義間的聯結之事實，更可以理會其內的必然性。即我們理解了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理論的表現之馬克思主義對於為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理論的表現之德意志觀念哲學體系的理念史的（觀念的）關係不得不與無產階級底革命的階級運動對資產階級底革命運動——在社會的及政治的實踐之領域上——

的關係完全同一的這個事實。在一個同一的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從第三階級底革命的運動勃興了“獨自的”無產階級運動，他方面，馬克思主義之新的唯物的理論與資產階級的觀念哲學“獨自地”對立着。這些一切的道程都相互地作用着。馬克思主義的發生，黑格爾·馬克思式地說來，不過是現實中的無產階級運動發生的“另一面”。兩者合致起來才構成了歷史的過程之具體的總體。

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從康德到黑格爾的觀念哲學，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哲學——能將這四種不同的運動視為歷史上的單一進程底四要素去把握的是只有辯證法的考察方法。我們因這個考察方法就可以理解那個新的科學——馬克思與昂格斯理論地定式化了的無產階級獨自的革命運動底一般的表現的那個科學之現實的本質。同時我們又知道資產階級哲學史為什麼全然漠視了無產階級底這個唯物哲學——從資產階級底革命的觀念哲學之最高的發展體系發

生了的——又爲什麼不得不只是否定地或歪曲地把握了牠的本質的理由。(註五) 無產階級運動底實踐上之本質的目標在資產階級社會及國家的內部是不能實現的。同樣地，這樣資產階級社會的哲學也不能理解爲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底獨自的意識的表現的那個一般的原理之本質。所以資產階級的見地，如牠不願放棄其“資產階級”的見地，即不願與伏赫變自己，則牠在社會的實踐上不得不停在的地方，理論地也不得不停在那裏。哲學史突破了這個限界的時，科學的社會主義才能脫去其先驗的對象這個外殼，才能成爲認識可能的對象。雖然要使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本質的新內容根本地成爲可理解的對象，自然就不得不突破資產階級的見地這個界限，但因這個突破，這個（成了可理解的）對象常易被以爲是同時被揚棄及否定爲哲學的對象。在這點存着使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問題難於理解的固有的事情。

(註四) 黑格爾關於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全道
程中德意志人與法蘭西人所演的任務的見

解，馬克思完全弄為自己的且意識地擴大了。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在他的第一期論文裏有這樣的見解，“德意志人只是思索了別個國民在政治上所成就了的事。”“德意志只是以思惟底抽象的活動隨伴了近世的國民的發展。”因而德意志人在現實社會中的運命結局是在“不參加近世的國民的革命，而參加了其後興”這一點。

(註五) “黑格爾哲學分裂的所產”(一般的見解)，“德意志觀念論中的神的沒落”(Pre-nge)“根基於價值否定的世界觀”(Schuze-Gewörnitz)，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這些見解的根本的錯誤明白地是在下列的一點，即他們以為馬克思主義體系的要素——上述的見解以為從德意志唯心論的天國墮落到了唯物論的地獄的馬克思主義之邪惡精神是溢出於這些要素之中——的確是包含於資產階級的觀念哲學底體系中，且馬克思完全從這些承繼了的這一點。譬如，邪惡隨伴着人類的進化是

必然的這個見解(康德,黑格爾),資產階級社會裏的富者的發生與貧者的發生是必然的相伴關係這個見解(黑格爾的法律哲學),因而這些見解是進化到了最高度的資產階級明確地意識了階級對立的發生這個事實的形態。反之,因資產階級意識而絕對化了的,又理論地實踐地都弄到不能解決的這個階級對立,馬克思不以爲是自然的及絕對的,而是歷史的及相對的,且理論地及實踐地都可以與伏赫變爲更高度的社會組織。因此,他們資產階級哲學家將馬克思主義自身在資產階級地抑制了的,因而又是否定的顛倒了的形態上把握着。



在這個論究的端初我們就已經指出了，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昂格斯決不是想樹立一種新哲學。不，他們與資產階級徒輩不同，他們充分地意識了他們唯物的理論與資產階級的觀念哲學間的密切的歷史的關係。科學的社會主義，（照昂格斯講）從牠的內容看來，是當社會進化的某階段因無產階級的物質的情勢的進展在該階級中必然地發生了新的觀念底成果。——但是牠的特殊的科學的形式（因這個與空想的社會主義

區別) 是與德意志觀念哲學尤其是與黑格爾體系相結合才形成。所以從空想進化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形式地是從德意志觀念哲學發生了的。

但是社會主義(形式地)雖然是從哲學發生了的，可是不能因此說在牠的獨自的形態及發展中也非存留哲學不可。至遲不過一八四五年以後，馬克思昂格斯說新的唯物科學的立場已經是非哲學的立場。(註六)

(註六) 在這年，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The-
sen über Fenerbach)已經萌芽。同時他方面，
馬克思昂格斯在這年因批判後期黑格爾派的
哲學總體(德意志觀念論，Die Deutsche
Ideologie)清算了他們自身“從來的”哲學的
知識(參照一八五九年經濟學批判序文中的
馬克思的敘述)。從這時候以來，馬克思昂格
斯的哲學上的反駁文只是以啓發或非難他們
的敵手(普魯東，拉薩耳，丟林)爲目的，已經
不是“自己清算”了。

而在這個時候，雖然考慮着哲學對於馬克思昂格斯是與資產階級的觀念論者的哲學同意義，但還不可將一切的哲學與資產階級哲學同一視了的意義。因為和“馬克思主義與國家的關係怎樣”這個問題完全同樣的關係這個時候也存在。馬克思昂格斯不但與特定的歷史的國家形態抗爭了，且歷史的唯物地，唯物史觀地，將國家一般也與資產階級的國家視為同一，而立在這個基礎上闡明了對於共產主義底政治的終局目的的各國家的奧伏赫變。完全與這個同樣，他們不但與一個特定的哲學體系抗爭了，且欲因其科學的社會主義而克服及奧伏赫變哲學一般。

正是在這點，馬克思主義底現實的（即唯物辯證法的）把握與拉薩爾主義及其他各種新舊的“俗惡社會主義”的——還沒有根本地脫離“資產階級的水準”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立場的——觀念的正義及其他欺騙物根本地對立着。所以如要根本地闡明“馬克思與哲學”的關係怎樣這個問題，一定非從如次的事實出發不可。即照馬克思昂格斯

自身的話來講，不但是資產階級的觀念哲學，同時哲學一切也要與伏赫變，這事是新的唯物辯證法的立場底結果。(註七)

(註七) 參照昂格斯著的費爾巴哈論。“哲學一般以黑格爾而完結。因為他一方面在他的體系中大規模地總括哲學的全發展，他方面，雖然是無意識地，指示了我們以從這個體系的迷宮進到世界底現實的實證的認識之道路。”

馬克思昂格斯沒有將其特定的，又因黑格爾的辯證法之唯物論的變形而正當化了的理論的認識之原理——照黑格爾的唯心論講，這是形成了“科學中的哲學的東西”——附以這樣的名稱，但只因為這個，有些人們便以為這個全論爭是簡單的言語的爭鬭，而想抹殺馬克思主義與伏赫變哲學的重要的意義。可是我們斷不能有這樣的見解。固然，在馬克思，尤其是昂格斯的前期的著作中，有與上述的見解相近的論文。(註八)但是，雖然單純地揚棄了哲學這個名稱，而哲學自身還沒有被

揚棄，這是很容易知道的。

(註八) 特別參照昂格斯的反丟林論及費爾巴哈論。反丟林論中這樣說着：“在兩者的場合（關於歷史是這樣，關於自然也是這樣）這（近代唯物論）本質地是辯證法的，再沒有立別的科學上的哲學之必要。各個的個別科學如果想弄明白自己在事物與事物的認識間的相互關係中的地位，則研究總體關係的特殊科學成爲無用的東西。這樣，還獨立地殘存着在從來的哲學全體中的是思惟及其法則的理論——即形式論理與辯證法。其他的一切都消失在自然和歷史底實證科學中。”

所以根本地論究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係的時候，我們非排除這種純然唯名論的問題不可。如次的問題對於我們是重要的多。馬克思昂格斯屢次所敘述的哲學的揚棄到底有什麼意義？這個過程是應該怎樣地遂行？經過什麼行動？在什麼速度？對於誰？這個所謂連續的哲學的揚棄是不是因馬克思昂格斯一個的頭腦作用對於馬克思主義者

或全無產階級或人類而一舉便遂行了？或者是（同國家的揚棄一樣）經過種種的階段的非常長而且遲的革命的歷史的過程？又在後者的場合，這個遲遲的歷史的過程還沒有達到哲學的揚棄這個終局目的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與哲學是有什麼關係？

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係怎樣這個問題既然是上述的一樣，那我們就要停止那關於已經經過了的事件的無意義且無目的的頭腦底織機作用，而應該考察在現在還有，在無產階級鬭爭的現在的階段更是理論地及實踐地都有重要意義的問題。因而，在一般地沒有提出什麼問題，就是提出了，而問題的闡明對於階級鬭爭的實踐沒有關係的那個數十年間，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所取的態度在這個時候似乎是最高的問題。而若熟慮在馬克思主義與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國家這兩個問題間似乎也存在着的那個獨特的併行關係，更覺得有這樣的感銘。但伊里幾在“國家與革命”中說過，“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底最著名的理

論家及記者們，像人們都知道的一樣，也很少考慮到第二個問題。”因而，和在國家的揚棄這個實際與哲學的揚棄間一樣，國家的輕視與哲學的輕視（都是第二個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事）的中間是否也有一定的關聯存在便成爲問題。詳細地說，銳敏的批判家看出了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輕視了國家問題是因爲機會主義者俗化了馬克思主義，但是否這樣共通的關聯在我們的問題中也存在，即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輕視了哲學是否與他們對於革命問題一般地不太熱心有關聯，我們應把這些當爲問題。要明瞭這點，還要詳細地解剖在從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中所生起的一切危機中的最大危機底本質及其原因——最近十年間，馬克思主義者分裂爲三個對抗的陣營。

二十世紀一開始，只是漸進的進化繼續着的長期間達到了的終結，而革命鬭爭開始了新時期的時候，因階級鬭爭底實踐的條件變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顯著地呈現了一種傾陷於一個批判立

場的徵候。亞流們使馬克思學說墮落了的那個非常淺薄單純且對於本來的問題全體只不完全地意識了的俗惡的馬克思主義對於上述的一系列的問題已經不能有一定的觀念是很明白的了。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在社會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怎樣這個問題中是最明確地表現着。這個重要的問題在十九世紀中葉最初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失敗及一八七一年倒壞於流血中的巴黎公盟暴動以後是沒有顯著地提過。但現在因世界大戰，一九一七年的第一和第二次的俄羅斯革命，一九一八年中歐列強國的崩壞，又具體地列上了議事日程。可是在這裏完全曝露了關於“因無產階級的國家權力的獲得”，“無產階級的獨裁”，在共產社會中的“國家的終局的死滅”等的重要過渡的及終局的問題一切的見解在馬克思陣營內完全沒有過一致。否，具體地且不可避地一遇着這些問題，便至少有三個是不同的理論對立着。這些理論都主張是馬克思主義的而其代表者們（練勒爾，考茨基，伊里幾）在戰前都是被視為馬克思主義者，不，正統的馬克

思主義者。

因對於這個問題的諸社會主義分派的態度，現在曝露了如次的事實——即二三十年來在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的勞動組合的陣營內出現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論爭的那個表面上的危機只不過是直貫着正統馬克思主義自身戰線的當中的那個更深刻的裂痕底先驅的顯現形態這個事實。

在這個裂痕的一方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新修正主義，而與以前的修正派有某程度的緊密的結合。他方面，在純正的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再興這個宣戰下，新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黨派之理論的代表同時對於修正派的舊式改良主義開始了鬥爭。

如果因這個最初的審判而將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破裂了的危機底原因專歸之於理論家或記者——他們將馬克思理論總體俗惡化，貧弱化，而形成了第二國際的正統的俗惡馬克主義——底卑怯或革命的熱情之缺乏，如果是這樣，則這是歷史過

程底非常淺薄的完全非辯證法的把握，決不是馬克思唯物的把握，不，就是黑格爾·唯心的把握也不是。他方面，又在伊里幾對考茨基及其他馬克思主義者間的大論爭中，如果有人真實地以為確有馬克思主義底某種的變形或純粹馬克思學說自身的忠實的再興，則這也同樣地是淺薄的且非辯證法的考察。(註九)·

(註九) 讀伊里幾的論文時，如果不理論地，實踐地及深到認識其總體的關係，則容易誤解伊里幾自身也還有資產階級的道德的心理的及唯心的觀念。爲什麼？因爲一方面，列寧對於“俗惡的馬克思主義”的駁擊是非常峻嚴的，個人的，而他方面他又很精密地細微地處理了馬克思昂格斯的文獻。但他決沒有以個人的要素來說明國際地發生了的十年間的總發展的原因。這事是許多的例證。而只對於在已經預知了政治的社會的危機的那個世界大戰前夜中的個個歷史的現象，只對於這個常以個人的要素來做說明的理由。照伊里幾的意見，

如果主張偶然事及個人的特性一般地對於世界史——縱使不是對於個個歷史現象的說明——完全是無意義，那他確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的誤解著。反之，照馬克思主義學說講，應說明的歷史的現象時間地及空間地越擴大，則做說明理由的個人要素自然越減退。

這樣的考察之唯一的真的“唯物論的又科學的方法”（馬克思）是將因黑格爾及馬克思導入到歷史觀察的辯證法的見地適用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底到現在的發展，雖然從前只對於德意志觀念哲學及從這個所生起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適用了。即，應努力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最初從德意志觀念哲學發生以來所做成的形式的及內容的變態，擴張，復歸的總體當做那個時代的必然的產物去把握（黑格爾）。更詳細地說，應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其歷史的社會的過程——這個的一般的表現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底總體的條件性下去把握（馬克思）。要這樣才能明白馬克思主義理論墮落到俗惡馬克思主義的現實的原因及想觀念地着色的改

真的努力之現實的意義——因爲有這個改良的努力，現在第三國際的理論家非常熱心地努力於復興真正的“馬克思學說。”

這樣，如將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適用於馬克思主義底全歷史，則我們可以區別馬克思主義在其始源的發生以後經過，且伴着那個期間的全社會的進化必然地要經過的三大進化期。第一期是以一八四三年——思想史地黑格爾法律哲學判爲始，以一四八年的革命——思想史地共產黨宣言爲終。第二期是以在一八四八年六月叛亂中的巴黎的無產階級虐殺及繼續於此的對於勞動階級的組織和解放的憧憬之壓迫——在狂熱了的工業，倫理心的頹廢，政治的反動等的時代的——爲始，以到現世紀的初頭爲終。從這裏到現在及不定的將來是我們所說的進化期的第三期。這樣的一區分，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進化史呈現着如次的姿態。第一的顯現形態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排除了一切的哲學，還是徹底地充滿了哲學的思惟的躍動的總體的社會進化之理論，詳細地說，被把

握實證爲躍動的總體的社會革命之理論。在這個階段上，將這個躍動的總體中之經濟的，政治的及精神的諸要素分割爲個別科學——縱使諸要素之具體的特徵一切是怎樣歷史地忠實地被把握，分析，批判了——是完全不能成爲問題。自然，不只是經濟，政治及觀念體，同樣地歷史的變動及意識的社會的行爲也都結集於“被變革了的實踐”這個躍動的統一。最能表現社會革命理論這個馬克斯主義之第一的顯現形態是共產黨宣言，(註十)

(註十) 年代雖要後一點，“法蘭西的階級鬭爭”，“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te”等著作歷史地也是屬於這個進化階段。

如立在唯物的辯證法底見地，則本質地占據了十九世紀後半的歐洲，而實踐地又完全非革命的那個馬克斯主義底第一顯現形態經過長期間不能沒有變化地前進的理由，是很能明白地理解。馬克斯在經濟學的序論中關於人類全體所說的話，對於徐緩地成熟於自己解放的勞動階級自然也是

妥當的。他說：“人類常只是以自己所能解決的問題爲問題。因爲，如更正確地觀察，問題自身只是在對於牠的解決所必要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是至少也要在其生成的過程的時候才會發生”。而超絕於眼前的狀態的問題，在事前雖定立了理論，但在這時候是沒有推動任何東西的力量。想附與理論以現實的變動以外之獨立的 存在這樣的觀念自然不是唯物辯證法的，就黑格爾——辯證法的也不是，而只是單純的觀念的形而上學罷。但是，從沒有例外地在變動之流中去理解一切的形態這樣的辯證法的把握的立場看來，馬克斯昂格斯的社會革命理論也必然地在其發展過程中非經過很大的變化不可。一八六四年馬克斯起草第一國際的創立宣言及規約的時候，他明知着“復活了的運動再給言語以元來的生氣是很需要時日的”。（註十一）自然，不只是言語，對於運動理論的其他部分這也是妥當的。

（註十一） 書簡集第三卷第一九一頁。——考茨基在他出版的一九二三年版的序文中，將

這書簡的大部分依照其字句引用了（四——五頁），但他特別看過了對於理解這創立宣言最重要的一點。因而（十一頁以下），作成了這個用冷靜的調子敘述了的創立宣言（一八六四年）與一八四七——八年的共產黨宣言底熱情的態度及“第三國際底非法的行動”對立的可能性。

這樣，在一八六七——九四年的資本論及其他馬克斯昂格斯的後期著作中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因為這個馬克斯主義理論全體的顯現形態在一切點上都變化且發展了的原故，這個科學的社會主義竟變成與一八四七——八年的宣言，特別是“哲學的貧困”，“法蘭西的階級鬭爭”及“布魯墨爾十八日”等的直接的革命的共產主義相對立了。但是，在這些馬克斯昂格斯的後期著作中，馬克斯主義底最重的原則也本質上沒有變化地存續着。在馬克斯主義之發展了的顯現形態這個科學的社會主義中，馬克斯昂格斯底馬克思主義也存續着社會革命理論底總括的全體。發生變化只是在後段

這個全體底各部分即經濟，政治及意識形態——科學的理論與社會的實踐更要進展其相互作用的時候。依馬克思的話來說，可以說是自然發生的結合齊帶切斷了。但是在馬克思及昂格斯，決不為這個切斷而以多數獨立的要素來代替全體，只是體系底各個要素合體於科學地更精確的，又常立腳於下部構造的經濟學的批判上的別個的結合。所以在馬克昂格斯，就是分析馬克思主義，這也決不能是個別的科學——又包含了附隨於此的結論之實踐的應用——之總計。譬如，如果多數資產階級的馬克思批評家及後世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相信在馬克思的主著“資本論”中歷史的素材與理論的經濟的素材可以區別，則只因這一事他們就自己證明了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之現實的方法是完全沒有理解。爲什麼？因爲唯物的辯證法之本質的特徵是在如次的一點，即這個方法裏沒有上述的素材的區別之存在，倒是這個方法更本質地成立於歷史的現象之論理的把握中這一點。又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之第一的（共產主義的）顯現

形態，爲其顯著的特徵的那個理論與實踐之不可分離的關係，在出現於後世的體系形態中也決沒有揚棄。思惟的純粹理論之所以初看去似乎是抑壓了革命意志的實踐是只在淺薄地觀察時才是這樣。但潛存於資本論底諸文句的底下的革命意志在這著作的一切決定的地方尤其是第一卷中又復溢現於表面。只要讀了關於資本家的積集之史的傾向的第二十四章的有名的第七節就可知道。(註十二)

(註十二) 其他好的例是關於勞動日的第八章的結語，即“勞動者要防禦苦惱的鞭笞，他們就非得團結且成爲階級來強壓國家法律不可。”還有是馬克思再述這個理論的那個有名的地方(第三卷第二章三五五頁)。此外，因爲在資本論中這樣的地方是無數，所以可說像在大會中關於巴黎公盟暴動(法蘭西的內亂——一八七一)的演說這樣的馬克思之後期直接革命的著作是沒有再舉的必要。

反之，關於馬克思學徒及其追隨者，現在無論

如何非得這樣判決不可。即，他們雖然理論的方法論地充分承認了唯物史觀，而理論的方法論地解釋社會革命之統一理論的時候，的確把這個弄成支離滅裂了。依照真正地，即理論上辯證法地，實踐上革命地理解了唯物史觀，則孤立的獨立併存的個別科學完全不能存在。恰與科學地無前提的，又與革命的實踐游離了的純粹理論的考察不能存在一樣。然而後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確以為科學的社會主義似乎是漸次地與政治的實踐及其他階級鬭爭的實踐沒有直接關係的純粹科學的認識之總計。這個的創證，只要舉出第二國際的唯一的而又是最上的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與政治的關係所述的說明就夠了。希爾華定(Rudolf Hilferding)於一九〇九年的聖誕節在他的金融資本論——這是想將最近的資本主義發展之經濟的現象“科學地理解，即將這個現象加入於古典的國民經濟學之理論體系的列中”——的序文裏，關於這個問題這樣的說着：“在這裏，應該說對於馬克思主義所謂政治的考察也

只是因果關係的發見才能爲目的。認識了商品生產社會的法則，則同時規定這個社會底階級意志的決定的契機也會明白。闡明這個階級意志的決定，依照馬克思的觀念，是科學的，即記述因果關係的政治問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也與其理論一樣，和價值批判沒有關係。所以，將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單純地視爲同一的東西，縱使是擴大到了內外，也是錯誤了的觀念。爲什麼？因爲如果將馬克思主義論理地，即只當做科學的體系看來，因而忽視了牠的歷史的作用，則這只不過是社會變動法則底一個理論——這個理論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適用於商品生產時代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一般。社會主義的結論是通貫着商品生產社會的傾向之成果。而馬克思主義是正當的這個判斷——社會主義是必然的這個判斷也包含着——和決不是價值批判的無視一樣，也不是實踐的態度之表示。因爲承認必然性的是別個的東西，而服事這個必然性的也是別個的東西。確信社會主義之最後的勝利的人更以自己服務於這個鬭爭

是充分地可能的。然而，馬克思主義所給與的關於社會變動法則的判斷對於採用這個法則的人，雖常給與卓越性，可是對於社會主義反對者確成爲最危險的東西——大抵關於社會主義認識的結果是這樣想。”人們常以馬克思主義——因而是一個理論，論理地“科學的客觀的與價值批判沒關係的”科學——與社會主義的努力視爲同一的東西這個重要的事實，希爾華定在這裏只“簡單地”以拒絕承認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及爲這個目的而“努力”於研究“非常錯綜了的組織”的支配階級之不可抗的嫌惡心這樣地說明着。“只在這個意義，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對立着。自然，馬克思主義爲科學的根據雖然是在牠的結論有客觀的普遍妥當性這一點。”（註十三）

（註十三） 普羅列塔列亞的讀者直到一九一四或一九一八年相信着這個文句是這樣的意義，即，希爾華定及與他說着相類似的話的馬克思主義者只在對於無產階級是否有效這個實踐的戰術的商量中求他們理論底客觀的

(這裏是超階級的)普遍妥當性之要求。但是後來他們也遇到了機會使他們實踐地不得不相信這個見解是錯誤。這種“科學的科學”(1)“巧妙地”也適用到了社會主義的事在列恩施(Paul Lensch)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裏可以看到實例。——又,希爾華定所分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批判的區分,資產階級的馬克思批評家辛克賀維支(Sinkowitsch)後來在他的著書“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這書只在這個意義上是獨自的而有興味——中引導到了一個不合理的結論。

這樣,在馬克思和昂格斯,唯物史觀雖然本質地是唯物辯證法的,但在其亞流,終於竟本質地變成了非辯證法的東西了。即一方面變形,為對於現在科學的個別研究的一種一時的原理,他方面,馬克思的唯物的辯證法之流動的方法凝結成為關於在社會生活的諸領域中的歷史的現象底因果關係的理論的原則之一組,因而如稱為一般社會學體系是最妥當的東西了。所以在一方面,以馬克思的

唯物的理論爲康德的所謂“對於反省的判斷力的主觀的根本原則”，(註十四)在他方面，獨斷地以爲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之理論有時似乎更多是經濟的體系，或有時似乎又更多是地理的生物的體系。(註十五)

(註十四) 參看“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Reclam 版二八三頁。康德在同一的地方稱這種格律爲“考察自然的指針”。這恰與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的序文中說他寫唯物史觀時所用的原則雖是從哲學的及科學的研究演導出來的，但後來成了他的研究的指針的事完全相類似。所以，在康德批判哲學的意義上，可以說是馬克思以他的唯物的原理自體當作單是社會研究的指針說明了。對於這個更有力的證據可以舉出許多的論文。在這些論文裏頭，馬克思對於他的批評家們的主張，即他在經濟學批判中樹立了某種先天的構成，或普遍的所謂超歷史地妥當的歷史哲學理論這個主張抗爭了。但縱以馬克思所主

張的唯物的原理爲單是一時的理論，也決不因此而會消滅這個原理的意義。

(註十五) 在近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中，有將唯物史觀與“一般社會學”差不多完全視爲同一物的人。參看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論”第七——八頁，及威特和格爾(Wittfogel)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科學”第十五頁。

馬克思主義在其進化的第二期爲亞流們所做的這些一切的變形及其他一系列的更未成熟的變形之特質可以用總括的一句話來表現。即社會革命底統一的總體理論變成爲對於資產階級的經濟組織，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的教育制度，資產階級的宗教，藝術，科學及其他的文化等等的科學的批判了。這些科學的批判已必然地決不能再本質地進入革命的實踐中，(註十六)至多不過是進入於種種的改良運動中——原則地不是顛覆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基礎。而在現實的實踐上大部分實際是這樣的。

(註十六) 參看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律哲學的

批判”（遺稿第一卷第三九一——二頁，第三九三——四頁及三九七——八頁）。這裏他說明着：“如果想批判近代國家及與這個相關聯的現實體和從來德意志的全政治的法律的意識狀態，則這個批判應該突入於實踐，而且是‘最高原理的實踐’即革命中。而這個革命不是‘一時的只政治的革命’，非得是不僅政治的人間就是全社會的人類也都要解放的無產者革命不可。”

這樣，這個本質地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變形了，而發生完全不提及，或者只是偶然地提及革命底實踐的問題的一種科學的批判。若將共產黨宣言或一八六四年的第一國際宣言與十九世紀後半中歐西歐的社會主義團體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宣言相比較，則這事是最易明瞭。在歐洲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所揭發於哥達綱領（Gotha Programm，一八七五）及埃福爾特綱領（Erfurt Programm 一八九一）中的政治的文化的及觀念的要求差不多只是改良主義的要

求——這裏頭就連真正馬克思主義底現實的唯物
的革命的理論之渣滓都沒殘留着。(註十七) 馬克
思昂格斯對於這個是怎樣峻烈地攻擊了是大家都
知道的事。

(註十七) 參看關於哥達綱領草案的馬克思昂
格斯的論文及昂格斯的埃福爾特綱領草案的
批評。

從這個情勢，在十九世紀的末期因修正主義
的勃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生了動搖，又最後在二十
世紀的初頭——(暴風的)前兆預告了激烈的鬥爭
及革命的衝突之續發期——發生了我們所當面的
馬克思主義之決定的危機。

本來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理論變化到了
本質地已經不提及革命的科學的社會批判這事唯
物辯證法地解釋為在無產階級鬥爭之社會的實踐
上同時所生起的變化必然地表現了是將上述的二
段過程只看做觀念的物質的總進化之必然的二個
發展階段。隨着歷史條件的變化，勞動組合之經濟
的階級鬥爭及無產階級政黨之政治的階級鬥爭實

踐上都帶了改良主義的性質。想將這個改良主義的性質在改良社會主義化了的總體理論中表現的企圖是修正主義罷。反之，將馬克思主義之第一的歷史的顯現形態這個社會革命理論，想在完全抽象的且在現實上沒有擔負任何義務的純粹理論的形式來固持的，而又以表現了上述的變動之現實的特質的新改良主義的理論為非馬克思的而否定的這些傳統的理論家之企圖大體上即是這個時期的墮落到了俗惡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罷。因此，在再發了的革命期中，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國家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係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完全是無力，這個理由也很可明白地理解。然而修正派——縱使不是上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於“勞動大眾”與國家的關係至少是有一個理論。他們理論地和實踐地都早已放棄了奪取消滅資產階級國家而以無產階級獨裁來代替的社會革命了，而將這個變為在資產階級國家內的政治的社會的及文化的改良了。然而正統派只是以對於過渡期的問題的這個修正派的解

釋爲對於馬克思主義原則的侮辱而拒否了。而他們雖然很正統地固執了馬克思主義之抽象的文句，却不能現實地獲得這個理論之本來的革命的特質。因而他們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也必然地變成了與社會革命理論相違背的某種東西了。在那個長期間漸次擴大了的馬克思主義因爲實踐上沒有解決一個革命的問題，革命問題也理論地對於一切的正統派和修正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大多數不能存在爲現實的地上的東西了。即對於改良派革命的問題是完全消滅了，而對於正統派也漸漸與共產黨宣言的著者所看到的切迫遠隔，終於消入於遙在彼方的超絕的未來了。(註十八)

(註十八) 這裏應該參照的是“我們可以完全不提及無產階級獨裁的問題，而以其決定委之於將來”這句話。這是考茨基反駁柏恩斯泰因(Berstein)“柏恩斯泰因與社會民主黨綱領”中的話，一九一七年伊里幾在“國家與革命”中批評了。

而現存的世界實際上實際慣於實行了的政治是看

做爲理論地表現了這個政治的是所謂修正主義的學說——這個在政黨大會雖然公式地被拒絕了，但在勞動組合中終於又公式地被採用了——的這樣的政治。因此，在現世紀初頭新的進化期中，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問題成爲現實的地上的問題而議論了的時候，這個正統馬克思主義——到戰爭勃發前止，在第二國際成了馬克思主義學之公式的確定形態——完全排除其純粹理論而自己崩壞了，如果是這樣，則這不過是好久以前就成就了的馬克思主義底內部的裂痕所生的必然的結果。（註十九）

（註十九） 參看考茨基的最後的著作“無產階級革命與其綱領”一九六頁中的“馬克思主義的獨裁論之變更”。

“馬克思在批評社會民主黨宣言的有名的論文中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間有一個從這一個轉移到那一個的革命的變革的時期。與這個相對應又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期，這個過渡期不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的獨

裁以外的東西。’我們基於過去數年關於支配的問題的經驗，現在可以把這句話照下列的樣子變更，即在純粹資產階級支配底民主的國家的時期和純粹無產階級支配的時期間有一個從這一個到那一個的變革的時期。與這個相對應又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期，而這個時期的支配通常會是協動支配罷。”

這樣，正在這個時機，那個第三的進化期——通常爲其有名的代表者們稱爲馬克思主義的復活——在各地，尤其是在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間特別顯著地勃興了。

在復歸到本來的或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之純粹學說這個獨自的意識形態之下，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所以更遂行了一回的變形及展開，而且尙在遂行的原因，和隱蔽於這個觀念的假裝下的全過程之現實的性質同樣，是應很容易理解的。第二進化期中的社會民主的馬克思主義之去勢了的傳統現在還“像夢魘一樣”隱蓋着勞動者大衆的頭上，而勞動者大衆之客觀的經濟的及社會的地位却早已

與以上的進化學說不一致了。這樣，從那個去勢了的傳統解放出來，在這個無產階級鬥爭的新的革命期實踐地成爲必要了。只這個解放，是像德國的盧森堡和俄國的伊里幾這樣的理論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領域內所成就了的，而現在還在成就的東西。

因此，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復活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本來的形態可以用如次的事實說明，即在新的革命的歷史期，無產階級運動自身固不必說，就爲這個運動的表現的共產主義者之原則也不得不再取決定的革命理論之形態。又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間差不多像是忘棄了的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大部分能再以新的勢力復活也是這個理由。更，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的指導者在十月革命兩三個月前著了一本書，並且說明這書的使命是在“第一要再建馬克思的真正的國家說”，其理由也可從這點明白。無產階級獨裁的問題因現實事件自身的進展成了實踐問題而‘列入議事日程了’。所以，如伊里幾將這問題在決定的時期理論

地也“列入議事日程”了，則這已是對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中的理論與實踐之意識地再與了的內部的聯結的第一個證據。(註二十)

(註二十) 理論家的伊里幾與實際家的伊里幾間的這個辯證法的關係最明白表現了的是他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在被得堡所寫的“國家與革命”的跋文中的二三文句。即“這個冊子的第二部（敘述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革命的經驗）恐怕要費很長的時間罷。參加革命的經驗比敘述革命是更要愉快，更要有益的”。

可是，從新來解釋馬克思主義與哲學這個問題也是這些重大的復活問題中的重要部分。第二國際的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所以如上述的那樣輕視了一切的哲學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實踐的革命的性質之忘却只部分地表現了的原故。後者之理論的總體的表現是躍動的唯物的辯證法在亞流們的俗惡馬克思主義中的消滅。而像上述的一樣，馬克思昂格斯也對於他們的科學的

社會主義是一種哲學這個見解常反對了。但是在革命的辯證法論者馬克思昂格斯相當於哲學的東西是與在俄世的俗惡馬克思主義中相當的哲學完全是別個東西。要指摘這事是很容易的，而我們會以確實的證據來詳細地說明罷。希爾華定及第二國際的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雖終於是承認了那個無前提的超階級的純粹科學的研究，可是沒有像這個承認這樣違背了馬克思昂格斯的東西。(註二十一)

(註二十一) 在這裏且參看“哲學之貧困”(第一〇七頁——一〇九頁)中的馬克思的說明。在那裏他敘述了無產階級的理論家，社會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與諸經濟學派及資產階級的科學的代表者間的關係。——同樣地又敘述了與獨斷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對立的唯物科學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之特徵。即“從這瞬間起，科學成爲歷史的變動之意識的所產。而這已不是獨斷的而成爲革命的了。”

馬克思昂格斯之真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底這個無前提的純粹的科學（經濟學，歷史學及社會學等）對立的程度是比與曾經為第三階級革命運動之理論的最高表現的哲學對立的程度要更峻嚴的多。

最新的馬克思主義者為馬克思的，尤其是後世昂格斯的二三的有名的文句所誘惑，以為只有用抽象的非辯證法的實證科學之體系來代替上述的哲學才是馬克思昂格斯的哲學之揚棄，但我們從上述的情形看來要驚嘆他們感覺的銳敏。與這個資產階級的哲學及科學之完全的揚棄同時也要成就這兩者底物質的關係——這些的觀念的表現是上述的哲學及科學——之揚棄，理論地表現了成就這個揚棄之革命的過程的即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只是在這一點才存着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與一切的資產階級哲學及科學之現實的對立。

（註二十二）

（註二十二） 在馬克思昂格斯，“實證科學”這個字現實地只有這個意義，彊的證據到後來

再舉罷。相信着本文裏所敘述的見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曾經爲某個資產階級的馬克思研究家教示了他們的致命的錯誤。瑞典人黑蘭達的著書“馬克思與黑格爾”雖然是有無數的非常幼稚的淺薄的錯誤，但其中關於馬克思主義底哲學的方面（他稱爲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界觀）之考察大體上要比其他的資產階級的馬克思批評及普通的俗惡馬克思主義還更深刻。在這書中有關於上述問題的優秀的教示。即“黑格爾‘批評社會批評家，且給了一個使他們學習科學，看取國家的必然性與正當性這樣的可以援助他們批評的穿鑿的忠告’，可是要只在和黑格爾所使用的同樣的意義才能使用‘科學的’社會主義這句話。”（第二五頁以下）這個部分，不管牠是好是壞，總之是黑蘭達著書的特徵。黑格爾這句話黑蘭達雖沒有指示其出所，確是在法律哲學的序文中。但黑格爾在那裏所述的不是關於科學而是關於哲學的。又馬克思的科學底意義和黑

格爾的哲學底意義一樣，不是與實在性的調和，而是實在性的變革。（參看註二十一所引的‘哲學之貧困’中的話）

因此，如想復活為亞流們所歪曲，俗化了的馬克思學說之真正的且完全的意義，在純理論上已經必然地非再來解明馬克思主義與哲學這個問題不可。自然，這個場合也和馬克思主義與國家這個問題一樣，理論的問題現實地是要從革命的實踐之欲求和其必然性發生的。在那個革命的過渡期中——獲得了權力後的無產階級，和在政治的及經濟的領域中一樣，在觀念的領域內也非遂行一定的革命的問題不可。而這些一切的問題又互不相絕地交錯影響着。——馬克思主義之科學的理論也不能再經歷單純的復歸的進程，應該要辯證法地展開而成爲共產黨宣言的著者所說的“把社會生活的領域一切當作總體而把握了的社會革命理論”。而且不只限於“國家對於社會革命的任務，社會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伊里幾）的問題，“意識形態對於社會革命的任務”也非唯物辯證法地解決

不可。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迴避了革命的國家問題，因而使機會主義發生而勃發了馬克思主義之內部的危機。與這個一樣，在無產階級革命前的時期，迴避了意識形態的問題也一定會發生機會主義而釀成馬克思主義之內部的危機。又如逃避了對於這個觀念的過渡的問題之具體的態度決定，則就在無產階級得獲了國家權力以後的時期實踐地也會發生壞的結果。爲什麼？爲的是因爲理論的不明瞭及不一致，有效地把握屬於觀念的領域之問題是非常被妨礙而且很困難。因爲這個，在我們所當面的級階鬥爭之新革命期中，我們已非得將無產階級革命與意識形態的關係這個大問題——這個問題和無產階級獨裁這個政治革命的問題一樣，也爲社會民主主義派的理論家所輕視了——根本地重新建立不可，又與這個問題相關聯，本來的馬克思主義之真實的辯證法的革命的觀念也非得再建不可。然要根本地解決這個問題，又非得將馬克思昂格斯考察意識形態一般時所當做出發點的問題，即哲學對於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又

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對於哲學，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詳細地考察不可。立在馬克思昂格斯自身所指示的基礎上，對於這個問題想給與一個從馬克思之唯物的辯證法理論所必然地演生的解答，則我們會逢着如次的更重大的問題罷。即馬克思昂格斯的唯物論對於意識形態一般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

三

馬克思昂格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對於哲學有什麼關係？——俗惡的馬克思主義回答說，“完全沒有關係”，且附帶地說“舊的觀念哲學的立場為馬克思主義之新的唯物科學的立場所完全顛覆且克服了。”因而一切哲學的理念及思索只看做一種迷信而浮幻於人們頭腦中的無對象的非現實的頭腦之織物。因為支配階級對於這個織物的持續有一種非常現實且現世的利害關係。如果一度資本主義的階級支配顛覆了，則同時這些迷信的殘渣

也自然會消滅。

將哲學問題像上述的一樣地解釋是與馬克思的近代的唯物辯證法之精神絲毫沒有關係。要理解這個，只要指示出完全科學地來否定哲學是非常淺薄的事就夠了。這個解釋完全是“那個資產階級之癡愚的天才”邊沁在百科辭典裏說明“宗教”這個字是“迷信的觀念”的時代的事。(註二十三) 這又是那個現在雖然還在蔓延而精神地的確是倒退到十七八世紀的那個霧圍氣，即是屬於丟林 (Eugen Dühring) 在他的哲學書中說“在因他的藥方面創造了的未來社會中，一切的宗教迷信已經沒有存在，否，正當地解明了的社會性之體系應該廢絕一切心靈的妖怪之粉飾及一切的信仰之本質的部分”這樣的話的時代。(註二十四)

(註二十三) 參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尤其是五七三——四頁關於邊沁所說的話。

(註二十四) 參看昂格斯的“反丟林論”中的痛烈的罵倒(第三四二頁)。

這樣，與將宗教，哲學等之觀念的現象淺薄地

解釋且純粹地消極地否定的方法確然地對立，發生了別個的把握方法。近代的或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新的唯一科學的世界觀是以這個方法來把握宗教，哲學等之意識形態的。如想將這兩個把握方法底差異儘可能的明白地表示出來，則可以這樣的說：“近代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本質是在於把像哲學及其他意識形態這樣的精神形態先當作實在性來理論地把握，然後實踐地處理這一點”。馬克思昂格斯以關於哲學的實在性之鬥爭開始了全革命運動的第一期。而到後來，他們關於在觀念的總實在性中之哲學的意識形態與其他的意識形態的關係之見解根本地變更了。然就在這個時候，也視一切的意識形態又哲學為真實的實在性，決沒有把牠當做空虛的頭腦之織物。這些事到後來敘述罷。

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馬克思昂格斯將階級解放——這不僅與既成的成果一面地對立，且與現存的總共同體之前提全面地對立（註二十五）——的革命鬥爭先理論地且哲學地考察了的時候，他們信以為這樣可以把握現存社會構成中之

最重要的部分。在一八四二年的開爾（Köln）新聞七九號的卷頭論文中，馬克思已經說過：“頭腦雖然不在胃中，但也不在人以外。同樣地，哲學也不在世界以外。”（註二十六）後來又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的序文中說與這個同樣意思的話，即“從來的哲學自體是屬於這個世界，雖然是理念地，然而將這個世界完成”。（註二十七）——因而十五年後，在經濟學批判序文中又說“我在這個法律哲學批判中完全推移到了後世的唯物論的立場”。而這個正當地從唯心的把握推移到唯物的把握的辯證法論者馬克思在這裏明瞭地說明着：“在德意志，排除了一切哲學的實踐的政黨那時所犯的錯誤是與沒有將當做哲學的哲學否定了的理論的黨派所犯的錯誤完全同量的”。後者相信用從哲學的立場因而從哲學現實地或欺騙地所演導出來的要求（如像後來的與費希特Fichte結合了的拉薩爾）可以與從來的德意志社會之實在性抗爭，可是在這個時候，却忘却了這個哲學的立場自身也是屬於這個從來的德意志社會。可是，“將背向着哲學，

頭向外，對於哲學加上了兩三句討厭的無聊的罵言”，便妄信以為完全地否定了哲學的實踐的政黨也根本地囿於同樣的偏狹，即“常沒有把哲學算在德意志的實在性之範圍內”。因此，如果理論的黨派相信“不把哲學（理論地）與伏赫變，而可以（實踐地）將哲學現實化”，則實踐的政黨不把哲學（理論地）現實化（即當作實在性去把握），而想（實踐地）將哲學與伏赫變——這與前者同樣地是完全的錯誤。（註二十八）

（註二十五） 遺稿集第一卷三九七頁。

（註二十六） 遺稿集第一卷二五九頁。

（註二十七） 同 上三九〇頁。

（註二十八） 同 上三九〇——一頁。

馬克思——昂格斯也和馬克思一樣，同時經過了同一的進化（像昂格斯自身及馬克思後來常常所說的一樣（註二十九）在這個階段確已超越了他學生時代的哲學的立場，可是這是什麼意義的立場？然同時這個超越就在這個時候也把持了某種哲學的性質，這又是什麼意義？我們把這些問題弄

明白罷。

(註二十九) 參看經濟學批判序文(一八五九年)中的馬克思的敘述。

我們能說超越了哲學的立場這話的理由是如次的三個。即(一)馬克思這次所取的理論的立場不僅對於結果一面地對立着，對於從來的德意志哲學一切——馬克思昂格斯在這時候及以後都以爲黑格爾哲學代表了這時的哲學的一切——底前提也全面地對立着。(二)上述的立場在這些對立中不只是與哲學——這哲學只不過是頭腦或現存世界之理念的完成——對抗，也對抗於這世界的總體。(三)特別是這個對立不只是理論的，同時也是實踐的行動的。完全地表現了這點的是關於費爾巴哈(Feuerbach)的最後的論綱，即“哲學家不過把世界種種地解釋了，但緊要的是把這個世界變更”。這樣，雖然完全地超越了純粹哲學的立場，而尚固守着某種哲學的性質，要明瞭這哲學的性質，只要一想到這個無產階級科學與從來的哲學在其理論的本質上差不多是沒有差異就夠了。——自

然，這個新的科學是馬克思用來代替從來的資產階級觀念哲學的，牠的方向及牠的目的確與從來的哲學根本地不同。德意志觀念哲學總體，要與牠同時代的資產階級之實踐的革命運動辯證法地相關聯才能把握一樣，理論地也常有像理論以上哲學以上這樣的傾向。——這到後章再來詳述。就是在黑格爾，他的先驅者——康德，薛林，特別是費希特——所有的這個特徵的傾向，雖然一見像是倒逆的，而却超越了本來的理論的範圍，且在某種意義上常以實踐的問題現露於哲學的真理中。自然，這個實踐的問題決不是像在馬克思一樣，是在變更世界，反之，是在以概念及判斷來融合當做自意識的精神的理性與當做現存的實在性的理性。

這樣，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唯心論的德意志觀念哲學，不能因為這逸出了世界觀的問題——照承認了的一般解釋，哲學固有的本質是在這問題之中——以外，而說這不得為哲學。同樣地，只因馬克思的唯物的理論不妥適於純粹理論的問題，却妥適於實踐的革命問題這個理由，便說這已是

非哲學的理論也不是正當罷。倒是在費爾巴哈論綱及同時代的論文——有已出版的，也有沒有出版的（註三十）——中表現了的馬克思昂格斯底辯證法的唯物論，在其理論的本質上，應該說是一種哲學即革命的哲學罷。這個革命的哲學在如次的一點承認其哲學的使命。即將涉及社會的實在性之全領域的。同時又對於社會狀態之總體的鬥爭先現實地導入於實在性之一定領域即哲學中，最後將從來的社會的實在性總體與伏赫變，同時又將哲學也現實地與伏赫變這一點。馬克思的話，“不把哲學現實化，也不把牠與伏赫變。”

（註三十）屬於這些的是屢次提及了的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包威爾猶太人論批判（一八四三—四）及神聖家族（一八四四）的以外特別是那個後期黑格爾哲學的大清算——這個馬克思昂格斯在一八四五年的德意志的意識形態（Deutsche Ideologie）的草稿中平易地的解說了。這書對於我們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神聖家族的序文中的註就已明白。在那裏，著

者說他的獨自的實證的見解及他們對於“哲學及社會學之新學說”的實證的關係會在第二部著作裏說明。這個著作對於徹底地探究馬克思主義與哲學這個問題是最重要的，但不幸，從來沒有完全發表過。但從已公表過的部分特別是 Saint Max（社會主義文獻第三卷一七頁以下）Leipzig 的宗教會議（社會科學文庫第四七卷七七三頁以下）及提及了未公表的草稿的 Gustav Mayer 的有益的論文（他的昂格斯傳第一章二三九——二六〇頁）看來，馬克思昂格斯底唯物辯證法的原理可以知道是這樣地構成着，這個唯物辯證法的原理是在全體性上表現了，而不是像一方面在共產黨宣言，他方面在經濟學批判的序文裏一樣，只專從一方面，即專在實踐革命的意義上，或專在理論的經濟的及歷史的意義上論述了的。經濟學批判序文中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有名的言句只不過間接地以給與讀者一個“社會研究的指針”——馬克思也用這個研

究經濟學——爲目的，因而馬克思決不是在那裏想敘述新的唯物的辯證法之全體，這兩個事實，雖然從敘述的內容及文體看來是很明瞭，但常被看過。例如說，“人類在社會革命期意識其深刻的鬭爭且會遂行這鬭爭罷。即人類只在一定的條件下方以某問題爲問題。而變革期自身也有某一定的意識。”所以在這裏完全沒有提及歷史的主觀的問題——這個歷史的主觀是以一個意識（不管它是正當的或錯誤的）現實地遂行社會進化。因此，如欲在其全體性上把握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則馬克思這裏的新歷史觀的敘述非用馬克思昂格斯的其他著作，特別是上述的第一期著作（資本論及後期的歷史的小論文）來補充不可。

因而，在這個時期，對於從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唯心論進到辯證法的唯物論的革命家馬克思昂格斯，哲學的奧伏赫變決不是哲學的單純的排棄的意義是很確實的。而我們考察這兩個人對於哲學的後世的態度時，也非得以如次的事實做出發

點而常留意於此不可。即馬克思昂格斯在成爲唯物論者以前已經就是辯證法論者這事實。馬克思昂格斯的唯物論從開初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就是在後來也與費爾巴哈之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及新舊一切的資產階級的，俗惡馬克思的抽象唯物相對立而常是歷史的辯證法的唯物論，即理論地把握且實踐地變革歷史的社會的生活之總體的唯物論。如果看過了這事實，則開始就是不運地不可救藥地誤解了他們唯物論的意義。因此，哲學在歷史的社會的總進化中，能成爲沒有最初這樣的重要是可以有，而實際上唯物論的發展中在馬克思昂格斯的場合也有過。然決不因爲這個，對於歷史的總過程之現實的唯物辯證法的把握，哲學的意識形態或竟連意識形態一般都不得爲歷史的社會的總實在性之物質的（理論地可以把握實在性，實踐地可以唯物地變更實在性的）部分，決不是這樣。而實際上在馬克思昂格斯的場合也決不是這樣。

在費爾巴哈論綱中，青年時代的馬克思不只

限於哲學的唯心論。同樣地與從來一切的唯物論也峻烈地對抗着而確立了他的新的唯物論，完全與這個同樣，馬克思昂格斯在後來的一切著作中也強調了凡俗的抽象的且非辯證法的唯物論與他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對立。更弄明白了這個對立對於理論地把握及實踐地處置所謂精神的（觀念的）實在性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馬克思關於精神表象一般特別是關於現實批判的宗教史之方法這樣說明着：“因分析來發現宗教的迷信之現實的基礎比從各個現實的生活之關係而展開其神秘化了的諸形態實際上是更容易的多。後者是唯一的唯物論的科學的方法”。（註三十一）

（註三十一）參看資本論第一卷三三六頁註八九及與這個完全一致的費爾巴哈論經第四。——馬克思這裏所謂的唯物的科學的方法明白地是唯物辯證法的方法，決不是不完全的抽象的唯物的方法是很容易知道的。又參看昂格斯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給墨林（Mehring）的信裏關於這點的注意。這點是墨林著

列華 (Lessing) 傳時所應用的唯物的方法裏缺乏着的。說：“然在馬克思及自己(昂格斯)，通常表現得很不充分”。“同樣地，我們的一切是不得不重視從經濟的基礎事實演導政治的，法律的，其他唯心的表象及爲這表象所媒介的行動。但這時候我們却漠視了其內容之形式的方面，即這些表象怎樣地發展了的方法及手段。”因這個我們可以知道如次的事實，即昂格斯這裏對於他自身及馬克思的論著的自己批判實際上很少提及馬克思昂格斯現實地所應用了的方法。馬克思應用了那個應非難的一面的方法是比昂格斯還要稀少。而昂格斯也不像人們因爲他自己批評的峻烈而想像的這樣的多。

將一切的觀念的表象歸之於牠的物質的現世的基礎中而便滿足(完全費爾巴哈式的)的理論的思惟方法是抽象的且非辯證法的。同樣地，將自己只制限於對於觀念的幻影之現實的基礎的直接行動而不變革揚棄觀念體自身的革命的實踐也自然

是抽象的且非辯證法的。

因為對於意識形態之實在性取了上述的抽象的否定的態度，俗惡馬克思主義犯了與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同樣的錯誤。即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們，在從前是一樣，在現在也是一樣，從關於法律關係的，國家形態的及各種政治行動的經濟的條件性之馬克思主義的見解想演導出無產階級可以且應該將自己的行動制限於直接行動及經濟行動的理論。(註三十二)

(註三十二) 在從前可視為這個見解之典型的表現的是蒲魯東給馬克思的有名的信（一八四六年三月——遺稿第二卷三三六頁）中的答辯。他以為這個問題是這樣的：“因一個經濟的結合而從社會取去了的財富又因別個經濟的結合而歸還於這個社會，換言之，反對私有財產而變更經濟學中的私有財產理論，且形成那德意志社會主義者們所謂的共有財產。”反之，馬克思在還沒有達到他後世的唯物辯證法的立場的時候就已經很明白地認識了。

那個辯證法的相互關係——這是使經濟問題也一定政治地又(理論地及實踐地)表現及理解。關於這點，參看一八四三年九月給魯格(Ruge)的信。在這裏馬克思以辯證法的方法答復了“那些粗雜的社會主義者”，即“這個問題政治地只表現着人的支配與私有財產的支配的差異”。——依他的見解，像州縣會制度與代表制度的區別這樣的政治問題是“很有價值的”。

特別與蒲魯東的論爭中，又對於其他各種的傾向一切馬克思是怎樣峻烈地抗爭了，這是很顯著的事實。他在一生的一切時期中，只要遇到了這種見解(這個現在還存續於工團主義中)，便以全力這樣地高調了，即這樣“先驗地蔑視”國家及政治行動完全是非辯證法的。因而理論地是不充分，又實踐地是無能力。(註三十三)

(註三十三) 參看“哲學的貧困”的最後的一頁。

這樣，這個經濟與政治的關係之辯證法的把

攥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底很堅固的確說了。結果，第二國際的俗惡馬克思主義雖然可以忽略革命的過渡的政治問題之具體的解釋，却不能否定這個問題之抽象的存在。在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中原則地主張“對於政治問題理論地及實踐地努力對於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克服了的立場”的一個都沒有了。而這個問題盡委之於工團主義者了。反之，關於觀念的實在性，許多優良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確是理論地及實踐地有過而現在也有一個立場。然這個立場確與工團主義者對於政治的實在性的立場是立在同列的。有些唯物論者們——他們和馬克思一樣，反對工團主義者的否定政治行動而大叫“社會運動不要除開政治運動”，又反對無政府主義者而常高調着“就是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後，資產階級國家或許會變更其一切的形態，可是政治的現實會永遠存續罷”。——這些唯物論者，如果告訴他們“在觀念的領域中應遂行的精神的運動，因無產者階級鬭爭的社會運動，或因合一了的社會的及政治的運動，也決不會被代替或成爲無

用”，則他們完全又陷於工團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超越的蔑視。而在現在，多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於通常一切所謂精神的事實之實在性——社會的總實在性中的——還是不正當地適用為馬克思昂格斯所確立了的唯一之唯物的且科學的方法，却只純粹否定地，徹底抽象地且非辯證法地把握着，即社會的政治的生活過程，同時還有精神的過程，換言之，與最廣義的社會的存在及生成（如經濟，政治及法律等）相并行還有種種顯現形態的社會的意識，這些社會的意識不把牠當做社會的總實在性中之現實的（縱使是理念的或觀念的）部分去把握，却以完全抽象的，根本地正是形而上的二元的方法來解釋一切的意識為本來純粹現實的物質的進化過程所反映了的東西——這是完全非獨立的，抑或只相對地是獨立的，然結果還是非獨立的。（註三十三）

（註三十三） 昂格斯在初期肯定這個見解到了什麼程度，關於這個問題參看上述的註三十一。

站在上述的立場，將唯一的科學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在觀念的實在性之把握及其處理的範圍內也想復活的理論的企圖還非得克服一個很大的理論的障礙不可。這個障礙是比那個妨害了馬克思主義的真實的唯物辯證法的國家理論之復活還要大的。因為亞流們關於國家及政治問題俗化了馬克思主義是第二國際的有數的理論家及記者們沒有充分具體地論究重要革命的過渡的政治問題的原故。但是，他們也至少抽象地肯定了“依唯物史觀，不只是歷史的社會的現象一切之真實的終局基礎即社會之經濟的構造，就是法律及國家即法制的及政治的上部構造也是一個實在性，因而不能將這個工團主義地或無政府主義地漠視或拋棄，不，非因政治革命來現實地變革不可”，而又在其獨特的長期的鬭爭中，最初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又對於工團主義者強調了上述的主張。反之，社會的意識形態底即精神的生活過程底實在性，在大多數的俗惡馬克思主義者們就是一次都沒有抽象地考慮過。否，以馬克思尤其是昂格斯的兩三

句話爲憑據，(註三十四)社會之總精神的(觀念的)構造很單純地被解釋爲映像的實在，即這只當做迷妄，想像及幻影才寄於觀念論者底頭腦中，而在現實性中是決沒有一個真實的對象。

(註三十四) 人人都知道，昂格斯在後世(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給施密德的信)有一次關於宗教及哲學等這樣的高浮於空中的觀念體說明爲這些是包含着萌芽狀態的邪惡之前歷史的發生。而馬克思也在剩餘價值論(第一卷四四頁)中同樣地是以一見完全是否定的態度敘述哲學。

這個解釋對於一切的所謂“高遠的”觀念論者常是妥適罷。就是政治的及法律的表現形態也常有觀念的非現實的性質。然而這些也還至少要與某現實的東西即形成當該社會之上部構造的國家制度相關聯。反之，對於“更高級的”觀念的表象態一般(人類底宗教的藝術的哲學的表象)現實的對象已經會不適應了罷。如更明瞭地描出這箇思惟態，則可以說與這個對應着有實在性之三階段存

在，即

第一，現實的而結局是唯一的真實的，決不是觀念的實在性——經濟，

第二，已不是完全現實的，到某種程度觀念地粉飾了的實在性——法律及國家，

第三，完全無對象的且非現實的純粹觀念（純粹思惟）。

四

要想理論地復活適用於精神的實在性之把握了的唯物辯證法原理之現實的成果，先幾個唯名論的決定是必要的。次之應闡明的主要點是從唯物辯證法的立場應如何考慮意識與其對象的關係這個問題。

特別非唯名論地確定不可的一點是馬克思昂格斯決沒有將社會的意識，精神的生活過程即稱爲意識形態 (Ideologie) 這一點。意識形態只是指

那倒逆了的意識，特別是將社會生活的部分現象誤認爲一個獨立的本質的那些東西，譬如將法律及國家看做超社會的獨立力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觀念。(註三十五)

(註三十五) 特別參照昂格斯關於國家的註釋(費爾巴哈論第五一頁)。

反之，馬克思在他詳細說明唯名論的地方(註三十六)明白地有這樣的文句，“在總物質的生活關係——黑格爾稱爲市民社會——之內部，社會的生產關係(社會之經濟的構造)一方面是法律的及政治的上部構造所據以立足的，他方面是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所適應的，真實的基礎。”

(註三十六) 經濟學批判五四頁以下——資產階級的馬克思研究家漢謨馬赫爾在他的著作“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經濟的體系”(一九〇九年)特別是一九〇頁二〇六頁中，很細密地集輯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獻的唯名論的資料之全部。彼在企圖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至少引用了資料的全部，而特尼斯及巴爾特等則

‘只不過引用了馬克思底個個的言辭及章句。
這點是他與別的資產階級的馬克思批評家不同的地方。

特別是馬克思昂格斯在經濟學批判中所批評的商品之偶像崇拜或價值及從這個演導出來的其他的經濟的表象，和法律及國家一樣，也都是屬於現實地存在着的社會的意識形態。就是這個資產階級社會之經濟的根本觀念馬克思昂格斯也決沒有稱爲意識形態這事是他們的把握之顯著的特徵。所以依馬克思昂格斯的見解，通常只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意識形態是能爲觀念的，而這些又像後述的一樣，不是無條件地所能觀察，非只在上述的特定的前提下來觀察不可。這樣，將經濟的意識形態當成特殊的東西的所在是非常明確地表現着一種別個哲學的把握方法——這是區別後世的充分成熟了的辯證法的唯物論與初期的還未成熟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哲學底理論的及實踐的批判在馬克思昂格斯的理論的及實踐的批判中可以說是只佔着第二位，不，第三位第四

位甚至最終位的。德法年誌時代的馬克思站在其中尚能發現他本質的問題的批判哲學發生了更徹底的(Radical)即更在更深的根柢上把握事實的(註三十七)且以經濟學批判為基礎的社會批判。

(註三十七)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中(遺稿第一卷三九二頁)將 Radical 這個字這樣地定義着。

批判論者“可以結合於各種理論的及實踐的意識，而從現存的實在性之固有形態可以展開為其當然(Sollen)及終局目的的真實的實在性”，這些批判論者現在已認識到了一切的意識形態也和一切的法律關係及國家形態一樣，不能從其自體也不能從人類精神之一般的發達(即黑格爾及後期黑格爾哲學)來解釋，倒應在構成全社會的有機體之物質的基礎的物質的生活關係中求一切意識形態之根據。

因而資產階級社會之徹底的批判，像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所說的一樣(註三十八)已經不能與各種任意的理論的及實踐的意識形態相結合，這

非與那個一定的意識形態——這個底科學的表現是資產階級社會之經濟學——結合不可。因此經濟學的批判——理論地及實踐地——是位於第一位的。

(註三十八) 一八四三年的這句話也不是充分正確地表現了真實的馬克思的觀念。同年九月馬克思在給魯格 (Ruge) 的信中有兩三行是說明這事的。“社會主義理論底代表者所處理的問題是真的人類的本質之實在性。與這個相併行，批判人類的本質之他的側面——人類底理論的所產即宗教科學等也是一樣”。從這個見地可以總括馬克思的進化過程為簡單的形式。即他第一哲學地批判了宗教，第二是政治地批判了宗教及哲學，最後是經濟地批判了宗教，哲學，政治及其他一切的意識形態。下列的是這個過程的標幟。

一，馬克思的哲學的論文之序言中的註(宗教之哲學的批判)。

二，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三日給魯格的信中關

於費爾巴哈的說明，“費爾巴哈對於自然雖是太固執地論及了，而對於政治是太冷淡了。只在這一點我不能肯定費爾巴哈的議論。但是，政治是現在的哲學能成爲真理的唯一的紐帶。”——屢次所引用的九月的信中對於魯格的有名的注意也屬於這個。哲學“世界化了”，而因爲這個，“哲學的意識自體不只是內部地即外部地也被牽引於鬥爭的苦鬥中了”。

三，依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中的說明，“產業，一般地說，財富的世界對於政治的世界的關係”是“近代的主要問題”。然因這個“近世之政治的社會的實在性自體”所引起的問題必然地發生於德意志式的國家哲學及法律哲學——在“最決定的，最豐富的且終局的”黑格爾的意義上定的——所存在的國家之外部。

但雖然是這樣，這個馬克思的革命的（理論的及實踐的）社會批判之更深刻的且更根本的顯現

形態仍不失爲全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因而不失爲其意識形態一切的批判。所以馬克思昂格斯在後世像是很稀少地且只傍系地成就了的哲學批判實際上也決沒有爲他們所排除，只不過以更深刻的更根本的方法遂行了罷了。爲要明瞭這個，對於現在廣播的關於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之某種錯誤了的觀念，只要復活馬克思經濟學批判之完全的革命的意義就夠了。這樣做了，則經濟學批判在馬克思的社會批判之總體系中所佔的地位，又像哲學這樣的意識形態之批判與經濟學批判的關係，同時又會明白罷。

經濟學的批判，換言之，在馬克思主義之唯物辯證法的社會批判中理論地及實踐地最重要的部分是資本主義時代底物質的生產關係之批判，同時又是這個時代底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之批判。這是一般地承認了的事實。正統的俗惡馬克思主義之純粹的無前提的“科學的科學”也確承認這事實。依希爾華定的見解，如科學地認識了一個社會之經濟的法則，則“同時規定這個社會底階級意

識的決定的要素”也會明白，而在這點，經濟的法則之科學的認識同時是“科學的政治”。雖然有這樣的關係存于經濟與政治的中間，而依俗惡馬克思主義者底完全抽象的徹底地非辯證法的觀念，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批判”，作為科學只不過有一個純粹理論的任務，換言之，批判資產階級的國民經濟學即古典的素朴的經濟學之科學的誤謬這個任務。反之，政治的勞動黨利用這個批判科學的考究之結果於其實踐的目的——這結局是企圖變革資本主義社會之現實的經濟構造即物質的生產關係。

這個俗惡社會主義之重大的根本的缺陷是牠與那個素朴的實在論完全“非科學地”結着了這一點。為要採取這個立場，那個所謂常識，“焦燥的形而上學者”及資產階級社會之常識的實證科學在意識與其對象間劃了一個明確的境界線。他們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意識與其對象的對立在批判哲學之先驗的考察的場合雖已完全不殘存，（註三十九）而在辯證法的把握的場合却完全被與伏赫變

了。(註四十)

(註三十九) Kuno Fischer 紀念論文集(第二卷二十八頁以下)中的 Lask 底法律哲學第二節的說明是關於這點最富有教訓的。

(註四十) 給予這點以頗適切的說明的是 Karl von Krausewitz 將軍著“關於戰爭”的第二卷第三章。他是很爲德意志觀念哲學的精神及其方法所影響了的戰爭哲學者。他在這裏研究戰爭技術與戰爭科學那個是正當的名稱，而達到了“前者比後者是更適當”這個結論。然他不滿足於這個結論，更附加地說：“更詳細地考察，戰爭‘不是本來的意義的技術，也不是科學’，而在戰爭之最近的顯現形態，也不是‘手工業’(像在過去中世紀一樣)。寧說戰爭是‘人類交易的一個行爲’，倒是真實的表象。所以戰爭可以說是屬於技術及科學的範圍，而是屬於社會生活的範圍。這是重大的因流血而解決的利害的鬥爭，是在這點牠與別的東西不同。這與其說是類似於技術，

不如說是類似於交易——人類的利害及行動之鬥爭。又從這點看來，視為大規模的交易之一種的政治也頗與戰爭類似。而且政治是發展戰爭的萌芽。其中已隱蔽着戰爭的芽苞是恰和在生物的胎芽中隱蔽着生物的特性一樣。”（一八三二年初版第一卷一四三頁）。囿於固陋的形而上學的範疇的近代實證科學的思索家們對於這個學說也會加以批評的註釋而這樣說罷，“這個有名的著者在這裏將戰爭科學的對象與這個科學自體混同了。”然實際上 Krausewitz 是很知道通常的在非辯證法的意義上的科學是什麼東西的。他明白地說：“關於有時稱為戰爭技術，有時又稱為戰爭科學的這樣的對象，‘在本來的意義上的’科學這樣的東西是決不能存立。因為，吾們在這裏所不得不處理的是‘活生生地反應的’對象，而不是像在機械的技術（及科學）裏一樣，‘死了的素材’，或像在理念的藝術（及科學）裏一樣，‘雖然是活着然而病了’的對象’。然這種對象和

那個非先驗的對象一樣，‘可以用研究的精神來解明，而在對象之內部的聯絡上來闡明’。只這樣，才能把理論的概念現實化。”（前書一四一頁——一四四頁。特別是九二頁九五頁）。因為這個 Krausewitz 的理論——概念與馬克思昂格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科學——概念是非常類似，所以關於這個沒有再詳細說明的必要。因為兩者都是從同一的源泉，即黑格爾底辯證法的哲學及科學概念發生起來的，所以這個類似也決不是不可思議。更，Krausewitz 的亞流們對於其師底這些理論所加的註釋，在情調上或在內容上都使我們即刻想到與這個相類似的註釋，即近代多數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對於馬克思的理論所加的註釋。在這裏我們引用一段有名的序文：“Krausewitz 并不是否定了精確的理論自身的價值，他的著書“關於戰爭”只不過為想調和理論與現實生活的努力所貫徹着。因這個，哲學化了的考察方法——現在的讀着

雖然不一定會喜歡這個——底重要已多少說明了”。——在十九世紀的後半俗化了的是不只馬克思主義啊！

至多是他們以為這樣的對立在黑格爾的唯心的辯證法會存在，而正在這個場合，辯證法發生了“為黑格爾所隱蔽了的”“神秘化”，然這個神秘化明白地在這個辯證法之合理的形態即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根本地絕滅了。但實際上像就要說明的一樣。馬克思昂格斯不只是在第一的哲學的時期，就在第二的實證科學的時期也連在夢裏都沒有想把意識與實在性的關係（二元地）形而上學地去把握。但縱使就算漠視了一切的哲學，然這還是明白的事實，即沒有為一切的辯證法因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之特徵的這個意識與實在性的合致，則經濟學批判不能為社會革命理論中的最重要的部分罷。——因為有這個意識與實在性的合致，資本主義時代底物質的生產關係，只與其意識形態〔在這個形態上，那個生產關係反映於那時代底前科學的（Vorwissenschaftlich）及（實

產階級)科學的意識中]合致了的時候,才能成爲現在這樣的東西,而若沒有這個意識形態,則物質的生產關係不能存立于實在性中。反之,對於馬克思主義本質地已經不是社會革命理論的那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關於這個意識與實在性的合致的辯證法的把握完全成了無用的贅物,因而結果這不得不理論地也好像是誤謬(非科學的)了。

(註四十一)

(註四十一) 在非革命的精神與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批判之辯證法的誤解間的這個關係,在柏恩施泰因是最明白地表現了。他以違反馬克思價值學說底真的意義的言句結論其所編的價值學說集(社會主義文獻第五冊五五九頁,一九〇五年)說,“現在我們以關於形而上物,所謂‘價值’的錯綜的直接的方法及間接的方法來考究價格成立的法則”。

完全與這個同樣,社會主義復歸到了康德及其他唯心論者的場合,存在(Sein)與當然(Sollen)又復相離背了。關於這點,參看黑蘭達的素朴的批

評“馬克思與黑格爾”(二六頁)。他說“人們已習慣於康德式地考究自然(1)，即習慣於承認存在與當然的區別”。又在這裏再參看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裏(六二頁)敘述洛克(Locke)的註。“這個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以資產階級的知識爲人類的正常知識”。馬克思昂格斯在其理論的及實踐的革命運動底一切時期中，在經濟學的領域及在政治法律這樣的更高度的領域，更在藝術宗教及哲學這樣的最高度的領域中，向來是論述了意識與實在性的關係。在這些一切的論文中，須得考察關於上述的關係的註釋是向着那裏。即這是向着黑格爾及其學徒之觀念的思辨的方法呢？還是向着“正常的，現在再在流行的，而本質地又是Wolff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呢？因其對象不同，這些註釋自然也會根本地不同。——這個Wolff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在費爾巴哈拋棄了思辨的概念後，又復成爲Büchner, Vogt, Moleschott等的新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而流行着，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也以這個方法寫了支離滅裂的龐大的著作”。(註

四十二)

(註四十二) 將這個純粹方法論的行程說明得最好的是昂格斯在一八五九年八月六日與二十日記載於倫敦德意志週報“國民”的兩個論說的第二篇。這是論評當時已出版的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的。在現在最明瞭地表現了的是德蘭的昂格斯論(一一三頁，一九二〇年)。又在這書的一一八——九頁，有本文所引用了的註及其他與這個同一意義一系列的註。即“與固陋的範疇同時，舊形而上學的王國好像是重新代科學而生了”。“在科學的實證的內容再壓倒了形式的方面的時代——隨着自然科學的“流行”，“Wolff式的最淺薄的舊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又流行了”——“前康德時代底凡庸的俗人的思惟方法再生產為最淺薄的愚論了”。“資產階級的常識之硬化了的驚馬”等等。

馬克思昂格斯第一是以對於前者即黑格爾之辯證法的方法的自己清算為必要。他們決沒有懷

疑遇非與這個方法結合不可這事。在黑格爾，他的辯證法構成着內容上雖是唯物論的，而外表上是唯心論的世界觀底方法，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牠已經明白地變成了唯物論的歷史觀及社會觀底工具。這時候，牠不得不經過了怎樣的變化？只是這個才是馬克思昂格斯的問題。（註四十三）

（註四十三）一方面黑格爾的歷史觀與馬克思的歷史觀的關係，他方面黑格爾的論理的方法與馬克思的論理的方法的關係，關於這兩個關係的分離參看昂格斯的前書一二〇頁。

黑格爾已經告訴了我們：“哲學，科學的方法決不是像無論適用於怎樣的內容都妥當的這樣的思惟之純粹形式，而是在其純粹的本質性上構成了的全體底構造”。馬克思自身也已在其早年的著作中有同樣的說明：“如果形式不是內容的形式，則這個形式是無價值”。（註四十四）這樣，從論理的方法論的見地看來，正像馬克思昂格斯所說的一樣，辯證法的方法已經“剝去了牠的唯心的假面具，而樹立於純粹的形態中了。只是在這個形態

上，辯證法才成爲思惟發展之唯一正當的形式”。

(註四十五)

(註四十四) 參看遺稿集第一卷三一九頁。內容雖是經驗的及歷史的，而形式則是普遍妥當的及必然的——這樣地解釋的是先驗的立場。當做形式的形式也使之交流於經驗的及歷史的事實之過程中，同時又使之交流於“鬥爭的苦惱”中，——這樣的立場是辯證法的(唯心的或唯物的)立場。因爲不能理解上面所述的形式與內容的合致關係才將這兩者區別。純粹的德謨克拉西與純粹的先驗的哲學是怎樣地關聯着，在這一點是很明白的。

(註四十五) 參看昂格斯的叢書，在這裏附加的說：“他以爲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中的這個方法的完成差不多是一個與唯物論的根本觀念同樣重要的成果”。又參看資本論第二版(一八七二年)跋文中的馬克思自身底有名的敘述。

這樣，對於黑格爾把辯證法封閉於其中的，又

黑格爾諸學派使辯證法更抽象地且形式地發展了的，那個抽象的思辨的形態，馬克思昂格斯峻嚴地對立着而樹立了如次的原則。即，“凡是思惟總不外是把直覺與表象成爲概念”。因而又一切的思惟範疇，就是最普遍的思惟範疇也“不外是所與底躍動的且具體的全體之抽象的一面的抽出”。又當做真實的對象而爲思惟所把握了的對象“常獨立地存立於頭腦的外面”。(註四十六)

(註四十六) 這些話都是從“經濟學批判”的序文引用的，要知道馬克思及昂格斯底真的方法論的立場，這些是最有力的材料。

然在一切的時代，這個原則與各種非辯證法的思惟方法是怎樣地不同，昂格斯底“反丟林論”(Anti-Dühring) 中的一句是最能明白表示出來的。——這些非辯證法的思惟方法視所與底實在性之思惟，牠的想像，牠的認識及牠的解釋爲直接所與底獨立的本質體，而使之與直接所與底實在性對立着。人人都知道，就是後期的昂格斯也與其哲學上的友人相反，爲當時流行的讀法所禍，

幾乎要陷於純然自然主義的唯物論的世界觀了。因為這個，這些原則來做證據是有兩倍的力量。然就是後期的昂格斯，他也以稱意識及思惟爲人類頭腦的所產，而人類自身爲自然底產物這樣同樣的氣概對於那個完全“自然主義的”觀念正當的抗議了。——這個自然主義的觀念以爲意識及思惟是“某種所與物，即先天地與存在及自然對立的某種東西”。（註四十七）

（註四十七） 參看“反丟林論”二十二頁。——詳細地分析這書與昂格斯的後期的論文，我們可知道昂格斯只不過是把馬克思的立場裏已經存在了的傾向更力言着。而對於一切歷史的社會的現象（包含歷史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之因經濟的“終極的”條件性更在最終的審判加上了一個“終極的”“自然條件性”的基礎。然昂格斯底這句完成唯物史觀的話決沒有給意識與實在性的關係之辯證法的把握以些微的變更。

反之，對於不是抽象的自然主義的，而是辯證

法的唯一科學的馬克思昂格斯的唯物論之方法，自然世界及真正的歷史的社會的世界之前科學的，（註四十八）非科學的及科學的意識已經不是獨立地對立着的東西，倒是這些意識當做自然世界及歷史的社會的世界之真實的現實的——縱使是精神的理念的——一部分而包含於這些世界中的。這一點是馬克思昂格斯的唯物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唯心的辯證法之第一個特殊的差異。黑格爾雖然已經在一方面說明了個人之理論的意識是不能超越其時間及現前的世界，然在他方面，與其說是把哲學移入於世界中，不如說是更多地把世界移入於哲學中了。——與這個第一的差異密切地關聯着，又發生了第二個差異。一八四四年馬克思已經在“神聖家族”（遺稿第二卷一五一頁）中說：“共產主義勞動者是很知道這個事實的，即私有財產，資本，貨幣，工資及與這些類似的東西決不是理念的頭腦之織物，而是他們自己疏遠（Selbstentfremdung）之很實踐的有對象性的成果。因此，這些須得在實踐的有對象性的方法，即不

只在思惟及意識，且須在(量的)存在及人類對人類的生活上來與伏赫變”。因為資產階級社會底一切的現象是一個全體而不可分離地關聯着，所以牠的意識形態也不能只因意識及思惟而與伏赫變這個見解，在這句話中是很明白地唯物論地敘述着。這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在思惟上或在意識上也能與伏赫變是只在從來在這個形態上把握了的物質的生產關係自身也同時實踐地對象地被變革的時²⁷。與這個同樣的事也適用於像宗教這樣的最高的社會的意識，又適用於像家族這樣的社會的存在及社的意識之間接的東西。(註四十九)

(註四十八) 人人都知道，“前科學的概念構成”(Vorwissenschaftliche Begriffsbildung)是新康德派的 Rickert 所提示了的名稱。對於社會科學的先驗的立場也好，或取辯證法的立場也好(譬如 Dilthey)，概念總常非實際地明確地不可，這是當然的事。馬克思很峻嚴地且精細地將經過思惟的頭腦而成就了的“精神的肯定”(世界的)與(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

實踐的精神的肯定區別了。

(註四十九) 這裏應參照的是馬克思先在費爾巴哈論綱，後來在資本論的各處，從新將唯物論的立場適用到宗教及家族的成果之展開。

新的唯物論底這些結論雖已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抵判中明白地表現了，現在又在費爾巴哈綱中看到牠的最明確的表現及涉及一切方面的展開。即“有對象性的真理是否到達於人類的思惟這個問題不是理論底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們應在實踐中證明真理，即他的思惟底實在性，力量及此岸性(現世性)。關於與實踐遊離了的思惟之實在性或非實在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學派的(Scholastische)問題”。但是假如有人將上述的意義解釋為實踐的批判只是簡單地代替理論的批判，則這個人是非常誤解了上述的話，而只不過從純粹理論之哲學的抽象顛倒入於純粹實踐之對立的非哲學的抽象罷。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者馬克思，合理地闡明“歪曲理論而引導到神祕主義的”一切的神祕的不只是“人類的實踐”，而是“人類的

實踐與這個實踐的把握”。因而，辯證法從爲黑格爾所隱蔽的神秘化推移到了馬克思底唯物的辯證法這個“合理的形態”的本質的第二點是在辯證法正成了這個統一的，理論地及實踐地批判了的變革的行動底工具，換言之，本質上成了批判的及革命的方法這一點。

在黑格爾已經“理論的東西本質地是包含於實踐的東西之中”。“人類一方面思惟，他方面又意欲，或者是人類對於某一個事實思惟，而對於別一個事實又意欲，——我們決不可這樣想法。因爲這不過是一個空虛的觀念”。然在黑格爾，“運用思惟的活動的”概念（即哲學）所應遂行的實踐的任務不是存於通常的“實踐的感性的人類的活動”（馬克思）之中，而是“存於現存的東西之理解中，因爲現存的東西就是理性”。反之，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第十一節中用如次的文句結論他的辯證法，即“哲學家不過把世界種種地解釋了，但緊要的是把這個世界變更”。但不像亞流們所想像的一樣，不是以這句話來說明一切的哲學是簡單的頭腦之

織物。倒不過於是理論而不能同時是實踐（現實的，地上現世的，人類的感性的實踐）的那些一切哲學的及科學的理論——不是與根本地除自己以外不能把握任何東西的哲學的理念之思辨的活動——峻嚴地訣別了罷了。“理論的批判與實踐的變革，以這兩者為不可分的聯結行為去把握，且不是在抽象的意義上，而是以這當做行為的兩者視為資產階級社會底具體的現實的世界之具體的現實的變動去把握”。——只在這句話中，馬克思昂格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底新的唯物的辯證法之原理才在精細的形態上表現了。

在上面，我們一方面提示了適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原理於意識與實在性的關係之把握所得的現實的結論，同時那個一切非辯證法的及抽象的把握也已指摘過來了。——這個非辯證法的及抽象的把握，與所謂精神的實在性之理論的及實踐的否定相關聯，盛傳播於俗惡馬克思主義者各派的中間。社會的意識形態斷不是頭腦底織物，而是“很實踐的很有對象性的”社會的實

在性，因而這“非得用實踐的對象的方法來與伏赫變不可”。馬克思底這句話，不只是對於狹義的經濟的意識形態，就是對於一切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一般也是妥當的。反之，那些資產階級常識家之素朴形而上學的立場以思惟為獨立的某種東西而使之與存在對抗，且將真理定義為表象和存在於表象外而為表象“所構成的”對象之一致。只從這個立場才能肯定下事，即“經濟的意識形態〔前科學的及外科學的（Ausserwissenschaftlich）意識之經濟概念和科學的經濟學之經濟概念〕因為實在性與這個適應所以有一個對象的性質——這個實在性是為經濟的意識形態所把握了的物質的生產關係之實在性。然一切的更高度的表象形態不過是單純的無對象的頭腦之織物，而在社會底經濟的構造被變革，法律的及政治的上部構造被揚棄了以後，這些自然地會歸之於零的”。又經濟的表象對於資產階級社會底物質的生產關係之實在性的關係表面上也似乎不過是映像對於所映寫了的對象的關係。然實際上這是全體中之特殊的固有的

一定部分對於全體中的別的部分的關係。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與其物質的生產關係同是屬於資產階級社會的全體的。同樣地，政治的及法律的表象及一見好像是這些的對象一類的東西也都是屬於上所說的全體。——這些東西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及法律家和“私有財產觀念論者”把牠觀念地顛倒而看做獨立的本質體。最後，就是更高度的意識形態，即資產階級社會的宗教藝術哲學也都完全與這個同樣。縱使我們在這些表象中再也不能遇見這些表象所能構成了的一見好像這些的對象一類的東西，但在他方面已可以明瞭如次的事實。即那個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表象也決沒有一個自身獨立地存在的，又從其他一切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現象孤立了的對象，又如使上述的這樣的對象與這些表象對立，則這是抽象的觀念的資產階級的表象形態。這些表象不過是以其獨特的方法表現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全體而已。而宗教藝術哲學也完全與這個同樣。這些一切都混成一體而構成資產階級社會的那個精神的構造——社會底法律的政

治的上都構建立於其經濟的構造之上，在同樣的意義，這個精神的構造也適應於這個社會之經濟的構造。而這些一切又非得因包含了唯物辯證法的社會主義底社會的實在性之全體的革命的社會批判來理論地批判，實踐地變革不可。恰與社會底經濟的法律的及政治的構造和這個社會都是這樣一樣。

和革命的階級之經濟的行動決不能替換為政治的行動一樣，縱使就將政治的行動與經濟的行動合體了，精神的行動也不會變為無用。否，這個精神的行動在無產階級獲得政治權力前，當做革命的科學的批判及鼓動的行動，在獲得權力後，當做組織的科學的研究及觀念的獨裁，都非得理論地及實踐地遂行到終局不可。而對於反抗從來資產階級社會底意識形態的精神的行動是普遍地妥當的，則對於特殊的哲學的行動也是妥當的。資產階級意識以為資產階級國家及法律是獨立於社會之上，同樣地也以為純粹的批判哲學及無前提的科學是獨立地與世界對立。對抗這個資產階級的

意識，我們以無產階級的哲學即革命的唯物辯證法哲學地也非得鬥爭到最後不可，即一直到這個鬥爭的最後，到從來的社會總體隨着其經濟的基礎實踐地被變革，同時理論地也完全被克服為止。

“哲學沒有現實化，則也不能與伏赫變”。

(完)

仲文

2.16.1931.



新術語辭典

柯柏年 吳念慈 王慎名 合編

諸君閱讀書報的時候，不是常常碰到看不懂的新術語麼？不是感到不知何從查考出牠們底意義之痛苦麼？可是，諸君以後可以不再發生這種困難了，因為柯柏年諸先生所編的

新術語辭典

將由本書局印行了。這本辭典包括屬於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社會問題，社會思想，社會運動，國際政治，中國外交史，以及文學，社會心理學等常見的和重要的術語，不下二千餘條。每一個術語都附有原辭；而其解釋，又極扼要而正確。這確實是諸君所必備的一本很好的辭書！

此書為柯柏年，吳念慈，王慎名三先生費年餘的精力所編成的，先後易稿三次。現已修改完畢，交由本書局排印，準於十月底出版。

實價精裝二元，平裝一元五角；預約精裝一元三角，平裝一元。外埠加郵費一角一分。預約至十月底止，外埠以郵戳為憑。

上海四馬路中西大藥房隔壁二樓南強書局發行

西洋史要

王純一編譯

實價一元五角

這是一本推陳出新的西洋史，洗盡從來「帳簿」、「殭石」、「枯骨」的面目，而以經濟為全書根本觀念，對於一個時代，甚至一人一事，都能够指出背景，加以系統的，具體的解剖，使人明白其因果關係，於紛紜錯雜中，理出一條路線。全書約三十萬言，有許多極珍貴的史料，為通常載籍所不經見，至於敘述詳明，識見卓拔，猶其餘事。讀了這一本書，不獨瞭然於歐洲歷來社會情態的遞嬗，和世界最近的大勢；而且比讀一些社會運動史，各國革命史，及政治，經濟的書籍，所得恐怕還要多過。

史的一元論

蒲列哈諾夫著

吳念慈重譯

本書爲蒲列哈諾夫底有名的著作之一，是一部唯物史觀底古典的名著，內容分爲“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王政復古時代底法蘭西史家”“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德意志觀念論哲學”“近代唯物論”“結論”六章。蒲氏理論精闢，哲學淵深；本書是爲答復密海羅夫斯基一派及主觀主義者而作，所以很平易有趣；處處可以看到蒲氏底思想底根幹，可以當做一部關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歷史和基礎底研究書。實價一元，三角

辯證法的邏輯

德國狄任原著

柯 柏 年 翻 譯

中國關於邏輯的書籍，有歸納法的和演譯法的，還沒有辯證法的。可是，辯證法的邏輯是最正確的邏輯！故有志研究邏輯的人，都不可不研究辯證法的邏輯。

德國著名哲學家狄任爲欲把辯證法的邏輯教給他底兒子，就寫成了二十四封既很淺易又很有趣的長信，此書就是集這些信而成的。所以，是一本最適於自修的入門書。

柯伯年先生譯筆的流暢明白，凡讀過他所譯的經濟學方法論的人們都能知道，這裏無須再爲介紹了。實價七角

觀念形態論

青野季吉著

若俊譯

藝術,宗教,哲學,倫理,法制,這些學問,因為被從來的術學者們裹上了無數的抽象,神秘,難解的外衣,所以使後學者無從把握牠們的本體。這本書,就是站在科學的世界觀的立場,用銳利的解剖刀,一層層地剝下了這些外衣,而顯露出牠們的本來面目的著作。一讀此書,包你能够恍然大悟。譯文平明流暢,可以担保沒有翻譯的臭味。

(實價六角)

經濟學概論

英國平民同盟編纂

丁振一重譯

本書的序論中說：『大多數的科學，都好像墳墓裏的新聞，死氣沉沉的。惟經濟學確乎不是如此。有的科學，領導人昇天入雲，而經濟學則領着他們回到地上，去到工作場裏，去到吃飯桌上。考經濟學之定義為「關於財富之生產和分配的科學」，此之所謂「財富」，實即穿在吾人身上的衣服，穿在吾人腳下的鞋襪的意思。縫紉師之裁，編布工之織，紡織工之紡究竟是何故呢？遠方所產的棉花羊毛等，偏運到倫敦紐約去織造衣服，其理由如何說明呢？數百人數千人在一工廠內協同工作，其理由又安在呢？經濟學的責任，就在解答凡此種種問題』。據這幾句話看來，就可以知道這本書的內容了。 實價六角八分

經濟學方法論

英國凱尼斯博士原著

柯柏年譯

經濟生活是社會生活之基礎，故要研究社會科學，必先研究經濟學！但要研究經濟學的，不可不先研究經濟學的方法論！本書著者凱尼斯博士(J. N. Keynes, D. se.)為英國很有名的經濟學家和邏輯家，他底博學多能使他對於經濟學中各種方法——演繹法，經驗法，數學法，歷史法，和統計法——底性質，功用，和限制都能詳加討論。譯筆亦明白曉暢。這是中文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唯一的一本書！ 實價五角八分

辯證法的唯物論入門

德波林 (A. Deborin) 著

林 柏 重 譯

這本書為德波林的重要的著作之一。全書約二十餘萬字，是一本研究辯證法的唯物最好的入門書。著者在這書中努力於經驗論哲學的發展和唯物論的發展的相互關係之研究。他從近世布爾喬亞哲學說起，然後闡明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本質。直溯辯證法的唯物論成立的發源，那樣系統的，歷史的而且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寫出來，在這類著書中，很少可與匹敵。

尤其是在本書各章的首尾，把各階級的社會關係和哲學運動的交互關係敘述得十分鮮明。這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模範的應用，使讀者得益不少。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新經濟學方法論

俄國寬恩教授著

彭桂秋譯

本書是寬恩教授幾年來研究經濟學所得的方法論上的結晶的著作。牠有幾個特點：第一，給與那連經濟學的對象都鬧不清的舊派經濟學者以一個痛快的批評；第二，駁斥了舊派經濟學者所依據的不正確，非科學的社會學或哲學的基礎；第三，把經濟學和辯證法的唯物論緊密地連結起來，指出研究經濟學的新的方法。

新經濟學方法論，是第一部指示給我們以研究經濟學的正確的方法的有系統的著書。著者在其序文裏說：“因為感到現在缺乏（幾乎沒有）有系統的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所以很急的讓牠出而問世了！”這雖是著者的謙虛，但的確是一種事實。

本書局前出了一部英國凱尼斯博士所著的“經濟學方法論”，把舊派的經濟學方法論——經驗法，演繹法，數學法，歷史法，統計法，——介紹給讀者了，現在得到這部新派經濟學方法論——唯物論的辯證法——的譯稿合之前書，可稱完璧。讀者若并讀兩者，不但可以明白研究經濟學的正確的方法論，並且可以獲得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史的發展之智識，于研究他種社會科學也不無裨益。

角四價實

世界大戰後的資本集中

魯賓斯泰著 李華譯

這是分析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新發展一部唯一無二的短小精悍的傑作。牠首先描寫德，英，法，美，日等資本集中的具體形態與基本元素，再進而敘述集中資本的操縱社會文化事業，宰制國家機關，壟斷國際企業與一般企業家爲着階級爭鬥所形成的國內和國際組織，而以近世資本集中的基本傾向作結束。因此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情形與國內外爭鬥的狀況都源源本本，映入我們的眼簾。譯者李華先生於經濟歷史等科造詣甚深，他在自序中根據本書第八章的事實，援引學理與自古至今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事實，闡明資本主義已達到沒落期，必然崩潰，尤爲正確而精闢。他復將本書的術語如迦特爾，新滴卡，脫辣斯，同利社，參加，子女公司，康澤恩，水平線與垂直線的集中等等都加以解釋，對於一般讀者極爲便利。印刷中

1929 9 1 付 排

1929 10 10 出 版

1 — 2000 册



版 權 所 有

實 價 三 角 五 分

